

青龍獎初審入選作品

207

民國妖物討伐列傳

序

風凜冽呼嘯，秋光雖至，但這風對九月的夜晚仍然太寒了。

那寒，對以空洞眼神望著一切的男子而言，並非鬼魅輕撫肌膚的涼寒，而是打從心底的惡寒，且挾帶肅殺。

男子須用盡精神與氣力才能在這天搖地動的毀滅中站穩，大地突起，樹倒房塌，被原住民尊奉的聖山亦不安地在夜幕中顫抖她的剪影。

這裡是臺灣唯一不靠海的縣市，南投。

狂風肆虐，能量奔洩，末日般慘景中，依稀可聞驚呼此起彼落。

「庚組馬上退出C區！」

「別管妖物了，撤退！」

「附近居民怎辦？」

「來不及了，無法撤離平民！」

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群神秘人的決定是對的，因為這是個波及臺灣全島的災難，憑他們幾人做得了什麼事呢？

『880921AM3:31』

男子記下電子錶上的時間，這個須要寫在報告裡的時間，這個令他畢生難忘的時間，便與他的同事們消失在月搖星落中。

就連行天宮附近那些命理師也沒占出，那夜的地震，只是個開端……

壹

天搖地動。

黃晉魁睨了眼正在搖他的女檢察官，沒什麼情緒的眼神彷彿告訴對方，妳打擾到我思考了。

女檢察官的說話能力似也掉入他那眼波深遂中，好不容易才擠出句：「…叫你呢。」

「黃檢察官！」未等黃晉魁會意，主任檢察官不知是第幾次的叫喊聲已說明一切。

這裡是高雄地方檢察署，與愛河風光僅隔一條馬路，河畔長年綠影扶疏，波光激灑。

地檢署前卻突兀地擺著冷黑色拒馬，在在令人想起三月底的攻擊事件；但沒有多少人知道，那起由立法委員帶頭的攻擊，竟是掩護妖物偷襲的障眼法。

全臺各地的檢察署代表齊聚一堂正進行著例會。

「喔？」黃晉魁這才將視線自五年前的回憶移向台上那張漲紅怒臉，主任檢察官見他總算回神，準備繼續報告。

「呃…那個…」

又是黃晉魁。

「黃檢察官！」主任檢察官終於抑不住怒氣，將報告書甩在桌上大吼：「來開會又不好好參與，你想怎樣?！」

眾人這時才敢轉頭看這名不當長官是回事的男人長怎樣。

黃晉魁起身理理衣裳，雖穿得如在場眾人一般黑，卻非他人身上剪裁合宜的西裝或套裝，而是整身的黑色唐裝，左側還誇張地繡著大大的「鬼」字狂草：「你們現在討論的和『我們』沒什麼關係啊！主任，可以『容許』我離席嗎？」

黃晉魁特地強調「容許」。

在檢察行政體系中，不尊重比自己高階的人可是相當要不得，眾人只敢偷瞥台上長官反應；未等長官回話，黃晉魁卻已樂道：「謝長官，那就不打擾了。」說著，逕自打開厚重的隔音門出去，留下滿室的騷動…

「他是誰？那麼囂張？」

「你不知道？是『特檢』的人。」

「妖…特等檢察署?！」吃驚的檢察官險些道出那個檢察署的俗稱：「難怪…」…還留下氣極怒敗的主任檢察官。感到台上炙熱怒氣，檢察官們紛紛趕緊住口。

「黃晉魁!!」

怒吼，嚇醒了愛河畔休憩的遊鳥。

冬日午後總有陽光暖暖輕覆愛河四周。

卻有這麼個人，突兀地闖進這片祥和，隨著奔跑而躍動的紅髮，似乎抖落了一地慌張，看來精疲力竭，似乎在躲著什麼，操著口音極重的華語，攔下了輛計程車，並在鑽進車內後催促著司機：

「安平，請快一點。」語畢，癱軟在後座，緊抱著懷中東西。

溜出會議，黃晉魁立身地檢署神殿般的高階大門前，對著波光伸了個舒服的懶腰，百無聊賴地看著車水馬龍來去，仍不斷想著那件事。

無聊時，他總會陷入自己的想像與回憶中，尤其是五年前的記憶，更是履履自腦海深處浮現，畢竟那是生平所見最慘烈之戰，不少倖存的同袍因無法克服可怕回憶，紛紛離職。

回憶，真的很奇妙，當年僅覺天搖地動，無力做任何應對、反應；日後回想，竟能記起所有細節，還能想出許多不合理的地方。

總覺得整件事不單純。但，所做的「假設」又說不過去，毫無理由。

「耶誕蛋糕，八折熱賣喔！」叫賣聲喚回深思的黃晉魁。

「平安夜晚餐最後五桌！」

河岸店家掛起節慶味十足的吊飾，沿街盡是招攬生意的吆喝與歡樂的節慶歌曲，欣欣向榮，一片和平。

黃晉魁甩甩頭，甩掉腦中與這片祥和不搭軋的陰謀臆測。

「都十二月了啊？」並跨過馬路漫步在河畔。

「獅吼」聲撼動梵諦岡議事廳，也透過網路視訊將怒意完全傳到地球另一頭的臺灣，總統府會議室的螢幕上。

「你們這是姑息養奸！」吼聲的主人怒拍木案，掃視廳內眾人。

那是座雄偉的大廳。廳內男女，年齡不一，共同特徵是皆戴著半截面具，臺灣與會人員透過螢幕，隱約看出他們也許是高階的樞機主教、教宗書記處處長…也可能是安全保障問題專責神父…

能確定的是，他們全是貴為梵諦岡樞紐的高階神職人員，面具並非爲了掩飾身分，反而象徵著他們的身分。

象徵他們在正討論著的這件特殊議題上的重要身分。

充滿英氣的女聲輕咳，面具上畫著煥發的獅眼：「『獅吼』大人，我們沒有明確的理由與目標。」比畫著的手指纖長，煞是好看。

『是啊。』螢幕上身著藍色西裝的東方男人附和：『不主動攻擊妖物是這些年各國的共識。』

「許顧問，若貴國不敢，伐妖大業就由我國一肩挑起；當然，我國代表亦會在聯合國傳達貴國意向。」

聽出「獅心」言外之意，一向代總統在伐妖這事發言的國策顧問許挺偉沉默，思考著什麼。

突然一聲輕咳，令眾人不得不將目光移轉，那輕咳的老者位居主位，身穿至高無上的白色聖袍，臉上的獅鬃面具，象徵其在西方伐妖陣營至高無上的領導地位。

梵諦岡教皇。

「『獅吼』，這麼急著開戰，你想再讓多少年輕人身亡？」

「獅吼」雖不悅，但面對教皇仍得慍色道：「再放任妖物，會死更多人。」

「正因敵我互有退讓，才保這五年和平。」贊聲教皇的是最年輕的「獅爪」。

「和平？難道三年前各國伐妖組織代表葬身紐約是假！妖物攻擊又是假！」
「獅吼」拍案續道：「以退讓換取和平，只會換來滅亡！」

河景秀麗，步道上卻有著一堆堆等待清理的髒濕枝葉，那是幾天前颱風的傑作；自從妖物成功開啓數個釋靈穴，地球的氣候、環境越來越怪，十二月的臺灣竟還出現莫名其妙的強颱。

黃晉魁盤腿坐在河畔斜階，邊聆聽河水拍岸邊享受夕陽餘韻，沒多久便覺得暖烘烘；暖意不僅來自冬陽，更因體內催功運轉的生命能量。

轉能運功，是他們這些懂得使用奇異的能量、並用以執行非人任務的「伐妖特務」每日須作上數次的功課。

奇能流轉數周天，黃晉魁呼出一口彷彿延續千年的長氣，邊收功邊環視著燈

光盪漾：「真是和平啊…」又閉眼細聞日夜交替的氣息。

聞到河邊漫波咖啡座傳來的咖啡香，回家前去喝一杯好了。

聞到樹木在夜色中特有的芬香，曾是那樣的工業都市有如此綠化真不錯。

聞到愛河淡淡的油污味。黃晉魁微縐眉頭。

聞到來來去去的車煙，呃…下班時間嘛。眉頭更緊了。

聞到獨特的腥臭味。妖物！

深鎖的眉頭繃開，黃晉魁跳起身尋望腥臭的來源；果然，在燈火燦爛的中正橋人行道上，有個穿著大衣的高挑男子，說是穿著，那襲大衣穿在他身上，就有如掛在竹竿上隨風飄揚的寬布。

「這種天氣…穿成這樣還是太誇張了吧…呵。」黃晉魁雙指自懷中夾出紙鶴放至唇前，輕若飛蚊振翅地唸了段咒，倏地把紙鶴拋到半空。

「動！」

紙鶴在夜風中轉了轉，撲撲地振起翼，飛逝在宛若鬼狐作語的城市嘈雜中。

高雄市越夜越喧鬧，任何角落盡是車鳴人叫，更添城市的煩躁，就因這層煩躁，讓即使只是一棟尋常大樓中傳來的尋常爭論，聽來都像都市叢林中有野獸嘶吼。

「污客·泰適拉，要打，我奉陪！」

飄逸的男子翻掌化出一支橫笛湊至嘴邊，身旁慌張地不知所措的女孩，叫呶兒；被喚作污客的壯漢一見橫笛表情驟然凝重。

一觸即發之勢，春風般的話語吹進大堂：「唷，後生晚輩倒是準時。」熄了爭吵的怒火，抑住了即將吹奏的狂嵐殺生曲。

飄逸男子聞聲，忙收起橫笛轉身敬道：「奇真艾見過長老。」

在場一眾也恭敬行禮。堂上高懸的燈水晶光照清來者形貌。

隨披風擺動若隱若現的體態婀娜，旗袍似的衣著，令她那雙健美的大腿顯露出美好的律動，肌膚蒼白有如皓雪，更襯得美貌上的紅唇血豔刺目。

她是妖物大長老-斛璃老母。

任何伐妖組織的檔案中，絕對找不到她的本名，甚至連妖物亦不知曉；只知她擅火系術法，與大陰陽師安倍晴明之母同出葛葉氏族，在妖物中是位高權重的絕對性存在。

斛璃老母高坐堂上兩張寶座之一，表示還有一名輩份相當的長老尚未到達。

高叉裙袍下的雙腿換了位置，有威嚴的豔聲喚道：「真艾。」

「長老。」奇真艾恭敬回道。

「你和那凡人尚有往來？」

語氣雖是溫和，但奇真艾不敢直視那威逼的眼神，想是方才爭吵教長老聽到，睨了一旁的污客。

斛璃老母輕嘆：「五年前，要不教賊人探得消息，咱們不必然死傷甚重。」眼波流轉中，五年前的死傷，似仍歷歷在目。

奇真艾回道：「長老，黃晉魁不同尋常凡人，他主張與我族和平共…」

「和平？癡心妄想！」突來宏鐘巨聲脹滿整座大堂，教水晶大燈晃落下絲絲粉沫。

「明明往這邊來啊…」黃晉魁追著紙鶴來到七賢路的舊式住宅區，昏黃街燈照耀下，將卷髮搔得晃動如燃燒：「算了，追丟就…」

正想放棄，一道長影無聲息地自轉角浮現。

「凡人，你找我？」

聞對方稱道「凡人」，黃晉魁更確定對方身分，暗中警戒，仍笑道：「哎呀，我可不想找麻煩，只是…工作嘛，不得不留意。」

「那…長官，您要搜身嗎？」大衣下的語調充滿不真誠的戲謔。

黃晉魁對對方的合作感到詫異：「程序上來說是應該這樣啦，不過…」未說完，大衣下的雙手已抱頭轉過身去；黃晉魁一臉麻煩樣，提高著戒心走向男子。

「還好你不是被我那熱血澎湃的同事逮到…」想到那人，胡立榮，雖是個重情義的好人，自從五年前歷劫歸來後，對妖物下殺手卻不手軟，甚至可說心狠手辣；黃晉魁上下來回拍著大衣，忍不住苦笑：

「例行公事而已，我也不想和你們衝突…」手探入風衣口袋準備把裡面的東西拿出巡看時，風衣突然彈開，看不出是什麼，但很快！

黃晉魁本能地擺出十字拳抵擋，卻慢了一截，只感腹部一道重擊，在他眼裡，整個暗巷已是天旋地轉。

磅！垃圾堆被撞個亂七八糟。

男子詭叫一聲，巷弄各角落竟湧出異蟲怪蛇，如張蠕動的毯子蓋向黃晉魁。

一揮黑袖，黃晉魁撒出數枚玫瑰摺紙，同時捏指催咒，他現在只有一個感覺，痛，但他只能忍痛應戰，不然，隨時有喪命危險。

「嘖！又是妖物橫行的麻煩季節了嗎？」

貳

兩道身著聖袍的男人身影隱沒在古老廊道的陰影中，細語交談著。

「『獅吼』大人，您剛剛會不會態度太差了。」

雄厚的聲音回道：「陛下老了，不再有以往的果斷；中華民國也是，履次膚衍咱們，政治不是理想，是現實，我們須要更強而有力的同盟。」

「獅心」道：「我這就致電美國，聯絡威爾森局長。」

「奇真艾，你身為妖精，要為凡人的願景奮鬥嗎？」

至少兩公尺的壯軀拄著權杖邁入大堂，權杖上是顆兇狠的金屬牛頭，單憑拄地聲判斷，牛頭杖較之斛璃老母所持，重量更甚。

來者褪下長袍連帽，露出自耳端長出的一對巨角。

堂內一眾忙向來者行禮：

「見過彌諾師大長老。」

「和平，是凡人與我族願景。」奇真艾回道。

「笑話!!」彌諾師暴喝：「和平共存，從來不會出現在凡人歷史，短短數千年，凡人爭戰不止，數十年前更接連引發將全世界捲入的大戰，就連咱們現處的臺灣小島，族群爭鬥不休，還曾發生菁英屠殺…徨論處處刁難我們!!」

奇真艾身後的叻兒睜眼細瞧彌諾師。

彌諾師步往前台，經過奇真艾時，哼出了不甚歡喜的一口氣。

「久見了，胡妳老母…」

招呼未打完，烈燄咬面，彌諾師舉杖，杖頭瞬間出現一輪由奇紋異圖圍成的法陣，從容擋下。

突如其來的攻守，舉手投足不帶任何運能施招的徵兆，像呼吸般自然，令在場年輕妖物們目瞪口呆；彌諾師輕喝，權杖輕擺，火燄便被丟往牆上，擊出片焦痕。

斛璃老母嗔道：「再亂叫，定把你烤成牛排；進度如何了？」

「那邊準備差不多了，就等咱們移師。」

「船期定了吧？」

「嗯。但有個小問題，有名賊人用計騙取了密函，若讓敵營解出密函，只怕如五年前般添了不必要的麻煩。」

「那可怎辦？」

「別擔心；污客，那名凡人特務…處理得如何？」彌諾師問向階下。

「長老放心，這回連『混血兒』都派去，定拿他小命以祭花之賢者。」

奇真艾從污客眼中看到為同胞的復仇之心，此外，尚流轉著其他情緒；再看彌諾師，聞及「花之賢者」，鋼鐵般的堅毅雙眼間閃過罕見的哀戚色彩。

也難怪，花之賢者-蔓荻·拂菻兒，彌諾師最愛的義女，負責族中典籍傳承及重要文件編寫，日前卻傳出被凡人所騙而殞命。

「這次，定教賊人們全軍覆沒！」

彌諾師惡狠狠道，鼻子吐出的怒氣，令奇真艾非常不舒服。

「司機，我是要去安平。」男人發現窗外流轉的景色與他記憶中不同，不斷向司機抗議；司機卻自方才便對他相應不理。

「混…混帳，我要下車！」

「不行啊，」司機總算開口，但混帶野獸氣息的口吻並不令人覺得他開口說話是好事：「這是我的使命，載您到目的地…你們所謂的地獄，歐噲士·沙賓。」180度後轉的狼顧之相笑得猙獰。

歐噲士冷不防撒出一把粉末。

「吼！」司機忙拍掉臉上灼痛感，睜開眼，車門大開的後座已空無一人。

「娘的，是銀粉！」

紙玫瑰落地，化出長滿荊棘的枝蔓網捲男子。

黃晉魁拿出方才從男子大衣中抓出的一隻紅鞋問道：「妖物，你吃了人嗎？」臉上已減三分笑意。

「吼！娘的『術者』！」男子猛然翻旋，伸出數支利刃將藤蔓絞個寸斷，順勢襲向黃晉魁。

黃晉魁方看清數支利刃竟若昆蟲觸肢，腳踏罡步欲閃，已中數擊，逼著他狂踏退避十數步才勉強停住。

男子舐著利刃般觸肢，邊賊笑道：「我還在想你困住我卻不下殺手想做啥，原來要問這個…」邊淫穢地比劃起來：「那個香噴噴的女生…滋味真令我難忘啊，制服撕開時，那兩團嫩肉彈出來…」

黃晉魁勉強才能站穩，雙腳發麻幾乎沒知覺，體內也是嘔心欲翻，卻握緊那隻沾著血漬的布鞋，心忖這殘酷事實何以一再發生，耳裡嗡嗡響個不停，已聽不進男子任何笑語。

低著頭的他，作下決定。

「我曾和朋友約定，妖物不犯人類，我會睜隻眼閉隻眼…」抹去嘴角血漬：「除非，妖物攻擊人類。」鳳眼驟張，僅剩的一絲笑容竟帶著無比的殺意。

男子本能地躍上制高點。

計程車奔馳在大道上，司機探頭搜索著街頭巷尾可能的蹤跡。

冷不防數個黑影竄出路口，蛇行在路上；司機下意識煞車，惡狠地瞧看，是幾個沒戴安全帽的小混混催著油門對他嘲弄著，看來年齡不過二十，智商，應該更低。

任務在身，司機隱忍殺意，但馬路被幾輛小五十蛇行佔據，計程車進如龜速，司機不耐煩地按了按喇叭。

看來像老大的混混呸了一口道：「媽的，叭啥小？去給他一個好看。」

嘍囉將小五十繞到計程車駕駛座旁，對著臉色異常難看的司機挑釁：「運將，我大仔說…啊！」

說「啊」？當然不是。嘍囉沒說完，計程車便將小五十撞上停滿人行道的機車堆中。

「哼，沒戴安全帽，我還以為練有鐵頭功咧？」司機嘲諷著頭破斷氣的嘍囉，狼般眼神掃向面色鐵青的老大；鐵青表情未及意會，突地一震將他震醒，隨即又令他將三魂七魄嚇到九霄雲外。

機車後竟頂著那輛殺人計程車，更可怕的是自己正被推著狂奔。

「啊…救命啊…」正體驗一直盲目追求的疾速刺激，但從他的表情判斷，似乎刺激過頭了。

司機冷笑：「呵，不是很帥？很囂張？」

小五十輪軸受不了推力，乍然斷裂，車體在柏油路上擦起閃閃火花；宛若特技表演的兩輛車駛過轉角時，司機發現蜷曲在路邊的目標，吼道：「不玩了！」方向盤一轉，就要將小五十連車帶人甩撞出去。

眼前，卻多了張騰飛如輪的斗篷，及俊俏臉龐。

斗篷下乍露銀光令司機心驚。

銀箭。更正確地說，箭尾的十字紋刻代表那是梵諦岡伐妖神父團「G.O.D」專用銀箭。

銀光逼近，司機看到擋風玻璃如蛛網裂開、感到燒灼痛楚，斗篷已捲起機車上的混混騰空而去。

碰！好大聲響，計程車結實地撞進路旁圍牆，冒出不知是引擎蒸汽還是碎牆裂垣的白煙；司機忍著痛硬拔出銀箭，惡狠狠道：

「吼～娘的！牧羊人。」眼神，更似猛獸，原應手到擒來的任務，卻殺出程咬金，司機一爪劈開車門，壯碩的身形出現在台南市郊區的馬路上。

「越界已經很要不得，」厭惡的語調，伴隨無數利箭：「又露出妖獸之態，受死吧！」

數箭疾射，在柏油路上插成一排閃亮的銀線，司機只能不斷地後躍避開那可恨的攻擊。

「吼！牧羊人，有種近身分勝負！」

「好。」回答的乾脆，箭勢驟停。

司機好不容易能喘口氣，觀察敵人，眼前身披斗篷的俊俏男人高舉聖弩，斗篷上的十字紅紋、左手所持牧杖特殊的渦狀杖頭，代表著這人身份：

G.O.D特遣官，另稱聖神父。

聖神父露出很好看的笑容：「不是要近身戰？」

「吼～牧羊人，你會後悔！」揚起一片塵土，司機腳爪消失在站立之處，快！銀箭更快！正中司機肩頭，痛得他狂嚎倒地。

「娘的，你說謊！」

聖神父快速換上新的箭匣：「對妖物，不須任何承諾！」

突張的殺意、疾射的銀箭，司機後躍閃躲，眼角瞥見縮在街角的歐嚕士。

「娘的，這傢伙有病！先除掉目標。」作出決定，司機拔起路燈丟向聖神父，虛晃一招，轉身便奔向目標。

虛晃一招的時間，歐嚕士身前多了名穿著黑色西裝的男人！

雖是驚訝，司機馬上盤算，比起身後那名神經病全副武裝，眼前之人赤手空拳應該較好對付。

應該。往往是錯誤的想法。

巨爪瞬間已至黑衣人眼前不過數公分，司機腹部結實中拳，拳勁驚天，甚至將司機殘餘的衣料給爆開來，露出一身皮毛；司機藉著拳勁後躍，幾個翻轉間，身體巨變。

待他停下身時，人般的臉孔已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向外凸出的大嘴與獸般利

眼。

黑衣人罵道：「倒楣，是狼人。」

「呵…」滴著口水的狼嘴賊笑，再移足爪，狼人司機迅速逼近黑衣人，左足向前遞出墊步、右足後發先至跨了個長弓，右爪同時朝前由外向裡劈出。

可奇怪的是，牠劈的是空氣，敵人在狼爪劈出的剎那便蒸發掉了。

狼人吠叫，身形一低衝左又橫劈一爪，這一爪和先前那爪正相反，是個自內而外的勢道。

可同樣的，爪到處黑衣人又不見了。

「你太慢了。」

聲音到，狼人頓感臉頰一陣推力，分不清發生何事，景色已轉九十度，頭便深陷入柏油路中。

狼人憑藉優異體能馬上躍起，嚎叫：「『混血兒』，快來幫忙！」

混血兒？黑衣人環視四方。

不遠處，聖神父面前同樣立著龐然巨獸，身後擺動著六條大尾。

「雷獸？」黑衣人心咐。

但那六尾巨獸卻是一身靛色毛皮的狼人外表，說是狼人，牠爪間游走著電勁又說明牠絕非單純的狼人。

黑衣人大聲道：「颯特，那是什麼？」

「抽中大獎了…」颯特·奧陶努茲神父回答的輕鬆，卻是謹慎萬分：「混生種…雷狼。」

靛色毛皮閃動著利刃般光澤，雷狼嘴角上揚，快奔。

颯特以牧杖格開電爪：「快解決那隻！來幫忙！」身形起落，伶俐絲毫不遜雷狼。

「看到了吧？」黑衣人回頭問道：「我必須解決你了。」隨著蹲馬擺勢，黑衣人身上鼓起驚人奇能。

狼人額上不禁留下一滴冷汗。

男子快速地跳躍在各種雜物上，最後竟平貼上牆壁，身體不斷伸長扭動爬行其上。

「蜈蚣型的妖物…第一次看到啊，」黃晉魁自懷中取出一枝短杖對準妖物：「可以的話…還真不想使用妖物的魔導具。落！」

一聲落，大蜈蚣竟隨短棍揮動自半空摔落；大概是摔暈頭，大蜈蚣竟覺那棍端隱約散著異光，看出端倪時也大吃一驚：

「你…爲什麼有風狸杖?！」

「這問題，很難解釋啊。」黃晉魁抓準時機結印，掌中化出法陣狂噴風雪。

風冷雪寒，大蜈蚣邊納悶這是雪女的天雪咒邊想竄躲上牆壁，又被無形的奇能拉力扯落。

「嘎！」惱怒狂吼，蜈蚣摔落地同時沿著地面蜿蜒快速逼近黃晉魁。

黃晉魁驚覺，忙揮風狸杖，卻盡被妖物優異的體能閃過。

大蜈蚣瞬間欺近了黃晉魁。

黃晉魁剛瞥見妖影蹦起，人已遭千鈞力道撞上半空，未及反應，大蜈蚣又咬著黃晉魁後領，把他扯上二樓民宅的石綿屋頂上。

「果然，『術者』不擅近身戰。」妖物甩動身體，血口撲向黃晉魁。

狼人表情依舊猙獰，猙獰地教人駭異。

只是失了靈魂的軀殼，再如何猙獰，不過是具臭皮囊。

「所以才說狼人倒楣啊。」黑衣人抽出深陷在狼人胸口的拳頭時，骨頭磨擦碎裂的聲音聽在一旁的歐嚕土耳其裡，直教身子發冷；他壓根兒不信竟然有人能空手制服狼人。

黑衣人整整衣裳，自西裝外套中拿出一管液體丟向狼屍，巨物頓時燃燒，將四周映了個通紅；黑衣人轉過身，歐嚕士這才發現他看來竟比自己年輕，英挺的臉上沒有多餘的表情。

他伸手欲拉歐嚕士起身，道：「獻醜了；胡立榮，特等檢察署第三隊，算來還是同行。」

就在歐嚕士欲牽過手時，乍聞不遠處一聲驚呼。

「榮！」俊逸身影捲著斗篷快步奔來，還是遲了。

驚呼中，有著靛色毛皮的血盆大嘴已掩蓋胡立榮任何可能的退路。

「該死。」不同的地點，愛河畔及安平郊區，黃晉魁和胡立榮同時罵道。

參

台南市健康路以北，安平東南方郊區，由於濱海快速道路開通帶動發展，短短幾年，造型各異的建築群層層疊疊如雨後春筍冒了出來，迅速地變著這地區的面貌；隔段時日再臨此區的人總覺得景象與記憶中大不同，如入八卦陣，不慎便會迷了路。

在這八卦迷陣中，座落著這麼棟建築。

可遠述至日治時期的石砌建物，若城堡厚實，並有著巴洛克風的壯麗外觀，正前拱門旁掛著塊不起眼的木牌，蒼勁的筆法刻寫著：

「特等檢察署」

或許，更多人、更多妖物知曉它另一個名字：

「妖物檢察署」

步上大廳樓梯，正前方的二樓房間便是特檢署的權力核心所在，厚木大門外，燙金門牌印寫著「檢察長 孔凡兒」。

孔凡兒銳眼正射向木案前的黃晉魁，像極校園劇中老起衝突的老師及問題學

生；從兩個小時前，黃晉魁便站在這邊回想邊向上司報告任務過程，及戰鬥中出現的神秘人…

「…陡地殺氣撲面，佈滿紅紋的漆黑長器烈風而來！

血光。

鮮血般殷紅漾開在黃晉魁與妖物間，大蜈蚣身子一震，胸甲已遭血芒貫穿；同時，一人踩踏招牌屋瓦快絕奔來，握住那殺氣蒸騰的漆黑長器，運起騰騰奇能。

意外掙脫妖物束縛，黃晉魁卻未脫險境，身子快速墮下令他無法結印；黃晉魁忙揮風狸杖，地上乍生旋風，千鈞一髮托住了他；回頭觀望，一妖、一棒、一人，串連成不可思議的畫面。

那人平舉狀如長棒的漆黑長器，長器上佈滿閃閃血芒，顯得異常兇惡，高挑的身形穿著淡色灰白武褂，戴著同色系軟帽，從面容看來，應是有一定年紀的老者。

大蜈蚣痛苦地蜷曲在長器上，與老者從容的神情有著極大的反差。

黃晉魁詫異老者無物般舉著那妖物，老者又雙腳一蹬，立上電線桿，望之脫俗絕塵，其氣勢又宛若殺神踏足孤峰。

妖物發出更凌厲的哀號，毫無保留地透露出懼意：『和…平?!』

老者睨了黃晉魁一眼，掏出疊冥紙對大蜈蚣道：「下輩子，別再當妖物了。」黃紙撒出，輕喝一聲，長器上的血紋迅速蔓延至刺進妖物的接合處，大蜈蚣竟從傷口開始迅速分解成一粒粒的光。

黃紙舞落。

異光飛散。

老者微甩長器，抖落沾滿的血紋與妖物殘下的光氛，漆黑長器的殺氣頓時消散無形，那飽經風霜的臉龐透著紅潤光澤，溫和地望向黃晉魁，彷彿方才的一切不曾發生；黃晉魁正想問老者來歷，他已不知從何處取出稍早黃晉魁丟出的紙鶴邊端詳邊道：

『式神？許多年不曾見人使了；資質不錯，可惜，本領不夠。』說著長器輕揮，紙鶴撲撲地振起翼，巷弄裡頓時狂風大作，颳起塵沙與垃圾。

黃晉魁拼命穩住身形，見滿天飛舞的雜物中有那麼一紙熟悉事物，快手摘取，風，也瞬間停息了。

黃晉魁細看，方才所抓正是自己的紙鶴。

『能接我一招，年輕人，我們還會再見的。』桿端哪還有人影，電纜遠去的方向傳來這麼句話…」

…就是那名莫名其妙插手的神秘人，害他得花兩個小時的時間報告。

「…沒被看到吧？」這又是個更令黃晉魁討厭的規定，雖屬於檢察體系，但特等檢察署承辦的是關於妖物的特殊案件，為避免平民百姓恐慌，行動向以機密為原則，包括無可避免的戰鬥。

「黃檢，我在問你話。」

「啊！報告，沒有！」黃晉魁搔搔頭：「…應該啦。」

孔凡兒一副頭疼樣：「拜託你注意一點好不好，光是這個月，署裡就收到來自警局等五個單位、十一張申訴書，全部都是你的。」

黃晉魁又露出嫌麻煩的表情，只是笑著。

孔凡兒也懶得理他，轉問眼前另一人：

「你呢？胡檢察官。」

胡立榮馬上簡潔地報告：「是，任務前已清場，與奧陶努滋神父合作救援東南亞特務的行動非常成功…除了我可憐的傷口，醫藥費還請長官多幫忙。」

「對喔！」黃晉魁插嘴道：「梵諦岡的玫瑰堂在愛河畔嘛！早知該把妖物引過去，省得麻煩。」

孔凡兒喝道：「別插嘴！立榮，上頭對教廷並非完全信任，當下合作只是權宜，明白我的意思吧？」說話時，不忘瞥了眼坐在沙發上穿著藍西裝的男人。

「可要不是颯特在場，這次恐怕我…」

「只要能完成任務便行了，就不必太苛責了吧。」一直不語的藍西裝男人突然開口，據說是總統府派來前線督軍的高官。

孔凡兒又拿起報告端詳：「先下去吧。」

兩人行禮步出後，孔凡兒對端坐在沙發上的許挺緯道：

「顧問，黃檢遇到的那人…」

許挺緯調整寬邊眼鏡，慢條斯理道：

「嗯，不會錯，是『斬妖人』。」

「東南亞特務？」黃晉魁問道，兩人邊走邊閒聊。

「嗯？喔，歐噲士·沙賓，東南亞國協的對妖特委，自妖物那取得一份密函，被妖物從國外一路追殺到臺灣，署裡派我去接應，我和颯特在署外佈下的第三層結界附近發現他。」胡立榮說著，令線條俐落的臉龐更有份專業的帥勁。

「喔？就幾天前孔老頭要我接的任務嘛。」

「對，不過你嫌麻煩，自願去高雄開會，好玩嗎？」

「別提了，悶死了；而且…」黃晉魁想起那位氣炸的主任檢察官，嫌麻煩似地囁嚅：「老頭這幾天應該會收到這個月第十二份申訴書。」

胡立榮不重不輕地笑了下。

「人哩？」

「喔，案子在臺灣發生，密函就交我方研析室處理；人，教廷堅持由他們照料，應該被颯特帶往玫瑰堂了。」

「態度強硬，難怪上頭對他們有戒心；你那傷…」

「咬我的是變種狼人，柯醫生說定要取那隻混生種的新鮮血液才能製造對應的血清。」看到摯友一貫的笑容混上一絲憂慮，一副欲言又止的煩惱樣，胡立榮續道：「安啦，柯醫生已幫我抑下血毒，定時服藥、盡快速到那混生種便成了。」

「但願別演變成麻煩事啊。」

「我要去研析室看密函解讀狀況。」

「喔，我得去台北，還有個兩天的麻煩會議。」

胡立榮又是一聲不重不輕的笑。

也許因為近海，或者是四周防範妖物攻打的法陣結界帶動氣流異象，特等檢察署外經常罩著薄霧，與一棟棟樓房剪影，若重巒疊障，雲海浩闊。

黃晉魁依著特定的街道，穿梭在鋼筋水泥的山林雲海中，往結界外的世界而去，突然，像是發現什麼，黃晉魁搖搖頭邊輕聲念咒結起法陣，邊牽起身後忽湧的雲氣，藉著法陣迅速離開特檢署警戒線。

拐了幾個彎後，台南運河忽地橫互在前，晃若停格再生的影片，各式喧嘩聲與車水馬龍忽然播放了出來。

如雲輕忽，飄渺而來。黃晉魁身後多了名撐著紙傘的女子，雲般白的長袖輕飄飄地像隨時會浮動，靈動的臉龐正氣鼓鼓地嚷著：「不好玩！一點都不好玩！」

黃晉魁擺擺手：「鎮大小姐，太囂張了吧，剛剛那裡是特檢署耶！」

鎮涼雲不在乎地反駁：「又怎樣？我又沒攻擊你們凡人，你們妖檢有理由對付我嗎？」

「話是這樣說沒錯，但五年前的南投、三年前的紐約…更別說三月底還攻打過高雄地檢署，妖、人之間的關係日趨緊張，妳還是別沒事找事做。」

「知道啦。」

「…找我？」

「對啊。」

鎮涼雲回了個甜美的笑容，黃晉魁本能地對這種笑容提高了戒心。

「做…啥？」

「你這不懂情趣的人那什麼反應啊?!真傷我心；你們凡人不是有個節日叫『耶誕節』嗎？」

「嗯～？」黃晉魁刻意拉長尾音強調內心的震驚：「這節日是慶祝天主教聖人-耶穌基督誕生而設，天主教…梵諦岡…和妳們應該還在交戰中吧，難道妳想過耶誕節？」

「對啊。」鎮涼雲回答的倒頗自然，令黃晉魁無力地敲了下腦袋。

「管它誰的生日，聽說它是屬於情人的節日呀。」

黃晉魁很想講明那其實是商人及愚民們曲解了這節日的性質，但鎮涼雲全然不給他插嘴的空檔。

「我們一起去過節好不好？」

「這個…」

「你不想和我過啊？」鎮涼雲拉著黃晉魁衣袖，故意張大水汪汪閃動的雙眸。

「好啦，我知道啦…如果沒工作的話。」

「哇！耶誕節！耶誕節！」鎮涼雲像小孩般蹦跳。

過耶誕節的妖物？黃晉魁光想就覺得好笑。

「你要回家嗎？好些天沒去幫你整理了。」

「我還有工作喔，現在要去搭飛機。」

「飛機?!哪那麼麻煩，我送你就好…」

「不必。我還想活久一點。」黃晉魁毫不客氣地反駁。

「哼。」鎮涼雲又嘟起嘴來。

「好啦，乖，我會買禮物回來的。」

「耶誕節的事別忘囉～～」

「知道啦。」

「敢忘了的話…哼哼。」

「好啦…我、我知道啦，計程車來了，兩天後見吧。」

計程車轉過街角時，鎮涼雲身後暗巷傳來悠悠聲音：

「娃兒，妳過得頗愜意嘛。」

不必回頭，鎮涼雲憑刺鼻氣味也知道是誰：

「老臭蟲，不必你多事。」

「妳可別忘了本份，他終究是我們長久來視為死敵的凡人啊。」

「哼，我自有分寸。」

「這事兒若我上報…」

「囉嗦！」

老臭蟲見猛然轉身的鎮涼雲揮袖就要噴出風雪，長杖拄地，如抹黑霧般消失。

鎮涼雲皺了鼻頭，嗔道：「好臭。」便趁著無人注意，一躍上民宅屋頂，數個點跳消失在建築群中。

木門軋然推開，帶入一室光明，室內只有簡單的傢俱。

歐噲士放下聖經，起身向來者道：「感謝您讓我欺身在玫瑰堂這主的寓所，神父。」

颯特依然是那副很好看的笑容：「覺得如何了？」

歐噲士點了點頭，和幾天前相比，他的神色已經好很多。

「那就好。我只是順道過來看看，你好好休息吧，有什麼須要別客氣。」

「謝謝。」

木扉又軋然掩上，還這簡樸房間個幽暗。歐噲士又拿起聖經，翻到先前讀閱一頁，喃喃道：「主啊…請原諒我的罪愆，告知我所做的都是對的，讓我能全心地爲您奮戰…」閉上眼睛，便看到那名他深愛的女孩靜靜地站在花雨中。

而他，已是泣不成聲。

颯特方走到禮拜堂，主教便迎了上來。

「如何？」

颯特聳聳肩：「還不是很穩定，尚無法問話。」

肆

「那啥？」

黃晉魁、胡立榮與颯特踩在灑進廊道的陽光上，颯特注意到胡立榮拿了個大型壓克力板，閃閃反著光。

胡立榮遞了過去：「檔案室搜集整理有關本署新聞的報紙。」是份已停刊的報紙，數年前教某個地檢署給抄了，被抄的原因據說是洩露國家機密。

颯特邊走著邊吃力地翻閱，饒富興味地念出頭版斗大的標題：

「政府特務攜機密出走…？」

黃晉魁指著報紙道：「嗯，你們前幾天溜狗時，我在愛河遇到個人，叫蘇詠心，聽說幫我國執行過很多非人任務，來臺灣後，被安排成爲我們特檢的教官；但民國 88 年前不知什麼原因，帶著某份攸關國家存亡的機密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颯特遞回壓克力板：「喔，聽來像…叛徒？」

「可以這麼說。更有意思的是，我向學長們探聽，大家都閉口不談，只有一個人在聽到這名字後脫口說了個名稱，你應該也會有興趣。」

「啥？」颯特疑惑特檢署的家務事干他屁事。

黃晉魁露出了個神秘的笑容：

「斬妖人。」

颯特知道這名稱，還知道這人號稱妖物的剋星…連教廷高層也積極在尋找這人。

「到了。」胡立榮提醒道。

三人站在一道強化玻璃門前，門上懸了個招牌，研析室。

黃晉魁撇撇嘴：「到了還不開門。」

胡立榮笑了下，拿出通行證，領著兩人通過一層層認證；那之後是數個玻璃牆牆隔起的空間，幾名身穿研究白袍的人忙碌地來去，卻一點雜亂聲也沒有。

颯特好奇：「爲什麼鬼牌沒有通行證？」

像是回答過數遍，胡立榮早已指向右手邊；颯特看去，數道玻璃牆後，一片凌亂，看來在不久前發生過爆炸，外頭還圍著黃色警戒線，颯特馬上意會，打量著黃晉魁。

黃晉魁只是乾笑。

又打開道玻璃門，胡立榮向埋首案中的女子問道：「關星，有進展嗎？」

關星撩起柔長髮絲，正要回答，充滿知性美的臉龐瞬露驚慌：「鬼牌！你…怎會在這？」說著伸手擋住一桌研究器材。

「妳放心，我會看牢他。」

關星依舊無法放鬆，戒慎地拿起自歐嚙士身上得到的紙簡：「…我們相信，這是關於妖物動向的密函，可試過熱顯法、塗抹各種試劑，完全沒變化。」

「這樣啊…」黃晉魁湊頭過去細瞧著紙簡，眼神又飄向櫃上一堆瓶罐；胡立榮一把按住黃晉魁肩頭，與關星很有默契地道：「休想。」

如臨大敵的模樣，令颯特笑出聲來；胡立榮接過紙簡欲瞧，紙簡竟閃過一瞬異光。

「啊！鬼牌！」颯特驚叫。

胡立榮也像是發現什麼，道：「科學，似乎無法完全解釋每件事。」

「同意。」黃晉魁與颯特均帶著了然於胸的笑意。

只有關星尙一頭霧水。

黃晉魁隨手拿起奇異筆飛快地在桌上畫起圖文，胡立榮這次倒不攔他，道：

「我來解釋吧。世界各國都有所謂的『伐妖特務』，會運用統稱『奇能』的力量對付妖物、執行任務，像是我們特等檢察官、教廷的聖神父、美國的伐妖調查官…等；其中又分擅使咒、印、陣施奇能的『術者』，及鍛鍊奇能充斥肉身、強化肌肉以利近身戰的『武者』。」

颯特露出了斗篷下的健壯手臂肌。

「我和颯特就是武者，剛剛紙簡一定是與我肌肉中的奇能產生反應，所以，要讓密函現形…」

「讓你拿著就行了？」關星急問道。

颯特補充：「不，這須要微妙的奇能控制，得交給術者。」

「難道…」關星不安地看向黃晉魁。

「畫好了。」黃晉魁咬著筆得意地看著桌上複雜的圖文，並把紙簡平鋪於上。

關星緊張問道：「這是？」

「陣圖，用以佈法陣，原理就像寫方程式驅動電腦系統，藉由不同的圖文組合，催動大自然或術者蘊含的奇能來達到想要的效果。我要開始囉。」黃晉魁雙掌開對陣圖，運起奇能。

颯特問道：「你確定這陣可行。」

「應該吧。」黃晉魁仍笑著，卻難得蹙眉，可見這不是簡單的工作。

眾人遂靜下不再吵他。

過了一會兒，除了桌燈明滅外，可說完全沒變化，關星抱怨著關燈：「早要總務室來換燈管了。」

黃晉魁額間已滲出冷汗，空張著掌的模樣在關星看來甚至有些愚蠢，她正要開口，桌燈又明滅了起來。

「嘖…」關星正想關燈，整座研析室的所有燈具都開始不規則地明滅，引起一陣騷動。

「這…是？」

忽明忽滅間，關星竟覺陣圖漾出異光，流洩於桌面上。

「鬼牌？」胡立榮擔心道。

「紙簡…封印比想像…複雜，差點中計毀了紙簡…」黃晉魁耗著很大精神，勉強才能開口解釋，突然又改掌為指，迅速結起不同的手印：「現！」

一聲喝，大放光明，失控的燈具同時恢復正常。

關星吃驚地看向紙簡：「啊！那是？」

黃晉魁滿頭大汗收勢，和胡立榮、颯特相視而笑。

特檢署大會議室內坐著許多檢察官及聖神父，孔凡兒一早便坐在前台，視訊設備亦已降下，這般陣仗在在令人覺得這會議的重要性。

燈光暗下，除了中間屏幕外，左右屏幕同時亮開，都出現了人，左側中出現的外國女人還戴著畫有獅眼的半罩面具。

孔凡兒點了個頭，關星便上台打開中間屏幕，出現一張平鋪的紙簡：「這是那日得到的密函。」

一名檢察官馬上舉手問道：「材質是？」

「據成份顯示，混雜了很多植物的花卉部分揉製而成，非常罕見，至於是哪些植物，正在分析。」

「可以說明紙簡上的內容嗎？」一名聖神父道。

「當然可以，請看。」關星切換畫面，屏幕上出現三句詩文：

「以萬千英靈為誓
乘劍斬之隙而出
相約在萬代不朽之下」

有人馬上抄寫三句詩、也有人討論著三句詩的函意，會議室內一片議論，孔凡兒看了眼左右屏幕中的「獅眼」及許挺緯後，自關星手中接過麥克風：

「我國與教廷相關人員一致認同，密函中的詩文是妖物們行動的指示，為了盡早查出妖物動機，即日起的行動，特別針對擁有密函的妖物，明白嗎？」

「是！」

伍

黃晉魁方踏出特檢署，就看到公務車飛快開出，胡立榮探出車窗：「鬼牌，出動了！」

「啊？我下午休假啊。」黃晉魁注意到車子後座放著把白布纏起的巨刀，斬狼巨刃，是胡立榮的慣用兵器。

「那我們出發了！」

車影快速消失在路口，黃晉魁心想，只要跟妖物有關，胡立榮總是站在第一線，說他把特檢署當家都不為過，隨即又想到這大概跟五年前喪生在妖物手上的大隊長有關，畢竟那是胡立榮最尊敬的人。

「也難為他了…」這般感嘆，人往目的地而去。

蓮池潭周邊遍植荷花，名列鳳山八景，稱「泮池荷香」，又因湖畔半屏山特

殊造型與龍虎雙塔、春秋閣遠近倒映水中，以「蓮潭夕照」聞名；黃晉魁倚著欄杆和池中的玄天上帝巨像小眼瞪大眼，抱怨道：

「這傢伙又遲到了。」

語方落，旋風驟起乍逝，撩動一簾垂柳。

黃晉魁睜開避風而閉的雙眼，面前多了道飄逸如風的身姿，驚喜叫道：「真艾！」

奇真艾綻開如風般爽朗的笑容道：「你我兩族關係越趨緊張，要見個面還真不容易啊。」

「哈，是啊…署裡這些天還得到一份你族的密函…」黃晉魁驚覺失言，他倆有約，只以秋風春月論交，絕口不提妖人戰事，遂忙住了口。

奇真艾只是笑笑：「什麼密函？」

見奇真艾好奇，黃晉魁遂完全道了出來，並遞過風狸杖。

「我還真的不曉得。」奇真艾邊瞧風狸杖邊問：「你近日有和我的同胞交手吧？」

「這都看的出?!」

「廢言，這本來是我的東西啊。」

「是牠先吃人，我不得已才…」

「我是沒意見，我也看不慣那些傢伙處處與你們為敵。」

「有這種心態，恐怕不利你日後競爭族長之位吧。」

「你不也一樣？」

「哈，特檢的最高檢察長，與我無緣吧。」

「這把風狸杖，麻煩你愛惜點好不好？」奇真艾指捏法訣，凝出法陣在風狸杖上來回移動：「來，修好了。」

奇真艾朝蓮池潭揮杖，潭水忽然翻騰，黃晉魁細看，竟是無數游魚浮躍，隨著風狸杖揮動不停變化排列。

黃晉魁的表情就像小孩子看到新玩具般驚喜：「喔！能這樣用？」

「對啊。」

黃晉魁接過風狸杖，樂道：「天底下要多點像你這般的妖精，該有多好。」

可惜，這世間還是歹徒當道。

胡立榮得不斷在地面翻滾才能躲過快速刺來的攻擊，那攻擊甚至刺破鋪在路面的施工鋼板，要不是斬狼巨刃被震飛，他也不必閃得這麼狼狽，眼見腳已蹬到牆角，退無可退，胡立榮頓生焦燥之感，遂猛提奇能，一拳打出，硬接那不斷攻來的觸腳。

拳腳相擊，胡立榮突覺氣血翻騰，一股強能自氣血中翻騰而出，爆出電閃火花，妖物觸腳瞬間焦臭；妖物惡吼一聲，快速一斬，胡立榮卻輕鬆閃過，回身又是一計充滿電能的爆拳。

妖物不敢硬接，轉身幾個起落，消失在高樓大廈間。

「颯特！」

「明白。」颯特打了個手勢，數名聖神父便捲起斗篷追了上去。

胡立榮看著自己的拳頭，隱隱還竄過電光，明白方才的拳勁與反應，是體內血毒作用，雖是驚懼，但胡立榮覺得妖物擁有的力量有多麼強大、迷人。

臺灣、教廷兩國特務為保護凡人陣營，攜手合作在最前線對付著妖物，不平之聲，卻幾乎震翻了總統府的屋頂。

「梵諦岡的氣焰太高張了！美國都沒說啥，他們在強硬個屁？」吼出這憤憤不平的看來是名軍人。事實上，坐在會議桌旁的人，孔凡兒只認識其中幾人，但他知道，這些人都掌握著對付妖物的資源。

孔凡兒道：「伐妖這事兒…可不是美國說了算。」

一名拄著杖的山羊鬍老人道：「主戰派…似乎漸漸掌握教廷啦？」

「再這樣下去，咱們在伐妖這事的龍頭寶座，恐怕會受到動搖。」許挺緯調整了下眼鏡。

軍人道：「我看先捉幾隻妖物來立立威吧！」

老人道：「此事不成；當務之急還是要先尋回那人。」

一直沉默的總統開口了：「講到這事，到底有眉目沒？」

許挺緯起身看了孔凡兒一眼道：「總統，特檢那來了消息，說斬妖人在高雄出現了。」

黃晉魁離去後，奇真艾便一直呆望著林樹蟲草、游魚波光，緊緊握著紙簡。

「還真是謝謝你對朋友撒謊啊。」湖中突然發出這句話。

奇真艾沒嚇到，彷彿早知有第三者在湖中：「我這是因為斛璃長老拜託及爲了我族未來，但…」

但？奇真艾沒有說完，陷入矛盾的沉思中。

污客大笑，拍動大鱗翻出了湖面。

陸

夜黑風高，總是這般景致，特別會發生事情。

歷史博物館前的陰暗處停著部警車，兩名警官邊啜著星巴克邊閒聊。

「我們還要監視多久？」

副駕駛座上的中年警察道：「再等一下吧，明天要辦萬人陶笛大會，你也不希望出什麼事吧？」

話方落，正監視著的愛河有了動靜。唰啦，水花輕脆，躍出一道似人黑影，怪異的是那黑影頭旁、四肢、軀幹長著可以說是魚鱗的東西。

「是他！」

「要行動嗎？」

「不，」中年警察邊按起手機邊道：「我們只負責監視，剩下的就交給…啊，」電話通了：「是我，目標出現了。」

『我們已至雄女前了，馬上到。』

「嗯。」說著掛了手機。

「那是？」

中年警察甩甩頭：「接下來就不干我們的事了，可以回…」話未落，車前突然聳立一巨物，兇眼反映閃閃月光，中年警察畢竟經驗老道，馬上將手探往鎗袋，不像他的拍檔嚇的只是啊啊乾叫，但那巨獸一雙閃耀著電光的爪子已抓破擋風玻璃直逼咽喉。

中年警察在向這世界告別時，忽聞巨獸狼嚎，滾熱的液體灑在自己臉上。

原來那巨獸已中了一箭。

巨獸往後翻了幾圈，還撞上幾棵樹木，樹幹上均留下絲絲雷勁。

「老爹，沒事吧？」黃晉魁打開車門道。

中年警官心有餘悸：「黃檢，再遲個半秒，你就可以來參加我的公祭了。」

黃晉魁哈哈一笑：「剩下的交給我們吧。」數道人影奔過警車，河畔陰暗處，隨即便是聲聲搏鬥殺伐。

「來了不少人啊…」

黃晉魁往戰鬥聲傳來方向丟出數隻動物摺紙：「是啊，我和阿榮的兩支小隊，教廷如了派人來外，還調來輛貨車，也不知道裝了啥，沒辦法，這次目標有四名啊。」

「那你還可以在這哈啦嗎？」

「哈…我一向是做後援的。」

中年警官笑了聲：「今年你們很忙啊。」

可不是，黃晉魁想想的確是這樣，今年真是忙翻了，不但東、西兩半球的妖物頻頻出沒，九個月前在台南市金華路與妖物發生遭遇戰，還不小心波及當時路經的總統車隊；緊接著又發生立法委員和妖物串通攻擊高雄地檢署；金門、旗山的軍方設施相繼遭妖物入侵…

黃晉魁苦笑：「還真是麻煩的一年啊。」

遠處突然雷光大作，怒吼震天。這聲怒吼，卻令黃晉魁臉色驟變。

「老爹，不好意思，我要去忙了！」說著便匆匆奔去。也難得黃晉魁如此心驚匆忙，因為他聽出那並非妖物吼聲，而是來自他的好友。

胡立榮。

黃晉魁來到河畔戰場時，戰圈四分，黃晉魁快速地分辨妖物的種類。

貓又、吸血鬼、魚妖…及…雷狼！

那頭靛色巨狼肩處流著血，想是方才中了一計銀箭，雖是負傷，仍頑強地抵抗著攻擊；黃晉魁沒心思理會牠，因為胡立榮此刻正在石鋪地面上痙攣著，全身不時冒出雷光，痛苦的眼神，宛若凶獸般。

黃晉魁結印張開一輪法陣擋在身前，靠近胡立榮，不顧胡立榮身上竄動的電流，伸手自他口袋中拿出一包藥物倒入他口中。

胡立榮平靜了下來。

「怎麼會這樣？」

一名檢察官邊搶攻雷狼邊道：「胡隊長中了這廝一拳，便這樣了！」

不能拖了，一定得取得這廝心臟。黃晉魁暗想，遂掏出風狸杖，攻向雷狼。

另一邊，吸血鬼虛晃一招，旋飛上空，還叱叱地朝地面竊笑。

聖神父們倒不慌忙，開來了準備好的貨車。

不斷騷動的鐵櫃，厚重巨門怦然倒下，並從內部射出炙熱燄舌，騰騰高溫中兀立著匹赤足白馬；一名聖神父跨上馬，白馬神氣地呼出一鼻熱氣，馬蹄擺動，發出驚人的蒸汽，就這樣飛上夜空，追著吸血鬼而去。

颯特逝去額上汗珠，觀察戰場，貓又已快被制服，魚妖不佔上風，較有問題的是雷狼，因為主攻擅長近距搏擊的雷狼，竟是黃晉魁。

「鬼牌…不是在後線待命嗎？」掄起牧杖，颯特奔向雷狼。

黃晉魁畢竟是不擅近戰的術者，一個分神，手中風狸杖已被擊飛，電爪就要劈下。

颯特驚呼：「鬼牌！」

你中計了。黃晉魁暗道，藏在身下的左手已捏起劍指聚能，瞄準雷狼胸口。血光。

突來紅芒，走勢強烈，劃入黃晉魁與雷狼之間，硬生生彈開黃晉魁，雷狼趁勢往後數個翻躍，調整作戰態勢。

污客駭異這鬼神般的殺著，眼角果然瞥見白衣身影正快速奔來：「斬妖人！不妙。」

「喵兒！」雷狼要前往支援貓又，卻被一把捉住。

污客張起數道魚鱗：「走！」拉著雷狼就往河裡跳。

雷狼還吼著：「不能丟下喵兒，這場戰爭已經死太多同胞…」

「正因如此，不差再犧牲一個！」

濺起好大水花，兩道獸影沒入河中。

被血芒彈至樹叢的黃晉魁起身，恰好與那白衣身影四目相交，血芒再度揮灑斬入河波，激起瀾天水氣。

待水氣消散，連那白衣身影都不見蹤影。

「爲什麼不追！」黃晉魁氣極敗壞地質問河畔的檢察官。

「我瘋了才會跳下水去追魚妖。」

望著愛河，黃晉魁滿是不甘心。

「五年前的集集、三年前的紐約…」奇真艾邊列出這些年對凡人的攻擊邊咆哮：「無論凡人還是我們，逝去的生命還不夠嗎？」

從一小時前得知同胞們爲探勘地形又與凡人衝突，且失去了名同伴，喵兒，

奇真艾的怒吼便迴盪在大堂樑柱間，不管咆哮的對象是長老。

「這次行動未開始就有犧牲，您還認為這樣與凡人為敵是正確的嗎？」

彌諾師堅定回道：「正因如此，我們絕不能讓逝去的英靈們白費。」

「這太荒唐了！你有沒有考慮過會造成多少死傷？」

彌諾師叱道：「你要不樂意，可以不參與這次的行動！」

奇真艾想再說些什麼，但想到說什麼都沒用，向斛璃老母行了個禮，右手突然翻化出風華扇，張扇朝天花板用力搨去，凝風成刃擊碎水晶吊燈，引得堂內一片騷動。

伴著碎落的晶片，奇真艾帶著呶兒甩頭步出大堂。呶兒回頭看到彌諾師重重地吐出一口氣，那口氣，有很多無奈、很多沉重。

堂外，污客走近坐在柱旁的雷狼：「失去她，我們也很難過。我能理解你…哇！」想把手搭在雷狼肩上安慰牠，卻被電能彈開。

雷狼倏地立起壯碩的身子，邊走開邊道：「我不是失去她；她是被奪走的，被可恨的凡人…被你。」

污客望著雷狼背影，呆了半晌，繼而又是輕佻一笑。

「看來又多個不喜歡你的了。」奇真艾的聲音突然出現。

「哼，你少得意！殺了喵兒的，包括你那賊人朋友在內。」

奇真艾不語。

「我知道你手中握有那份『錄音』，你何不去告知你那賊人朋友，好讓他來向我尋仇！」悶哼一聲，污客倒是自己走遠。

奇真艾擺手一笑。想到污客提及的那份錄音，他可沒那麼笨，若讓凡人得到那份錄音，勢必會引起一番騷動。

走遠的污客，獨自站在透灑的光線下，喃喃自語：「我真的能理解啊…」光芒中懸浮的灰塵，彷彿漸漸形成一道倩影。

「蔓荻…」

柒

「鬼牌，你確定？」颯特有所顧忌地詢問。

黃晉魁沒答話，臉上罕見地沒有笑意已說明了他的決心；颯特遂不再說話，與一千聖神父、檢察官們緊緊跟在他身後。

可以的話，黃晉魁也很不願這麼做，眼前這面綠漆木門對伐妖特務而言，亦是良心上的一道門扉；門的那頭是哪，凡人、妖物都知道。

醫院。妖人爭戰中，少數兩族互有默契不侵犯之地，只因醫生不挑病患，同時也因為醫生數百年來在兩族間建立的威信。

但為摯友安危，黃晉魁不得不做下痛苦決定，磅啣一腳踹開木門；方跨入室內，數道寒氣逼命便至，攔住檢察官與聖神父們。

颯特揮動斗篷捲掉大部份寒刀。

首當其衝的黃晉魁捏起劍指格擋，只聞鏗鏘數聲，寒刀被格飛射入兩旁牆壁，這才讓反應較慢的特務們看清寒刀面目：手術刀；手術刀尚未擋盡，刀光中閃出一道人影直向黃晉魁。

白袍飄動，銀髮下的面容是英挺的青年面貌，眼神冷峻，甚至比逼在黃晉魁咽喉的手術刀還冷。

颯特欲上前解圍，卻見黃晉魁並無懼色，細看之下，風狸杖已抵在銀髮男人胸口。

「鬼牌！颯特！你們想幹什麼？」

「抱歉，柯醫生…」颯特欲解釋，黃晉魁插嘴：

「給我個線索。」

柯醫生的語氣堅定不下黃晉魁：「這裡只是醫院。」

「少來這一套！」黃晉魁喝道：「你這來來去去的妖物那麼多，別跟我說你不知道最近發生的事！我再說一次，我只要個線索。」

「我再說一次，這裡是·醫·院。」

黃晉魁又喝：「把現場有妖物血統的通通帶走！」

「誰敢！」柯醫生擺手，身後竟浮出無數手術刀直對伐妖特務，寒光四動，手上的那把手術刀也已在黃晉魁咽喉逼出一滴紅珠。

眾人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黃晉魁卻絲毫不想讓步，直直地望著醫生：「我只要個線索…」

柯醫生嘆了口氣：「我知道你是為小胡的毒患而來…你們還真像，為了朋友什麼都可以不顧；好吧，我不知道牠們的目的，但你們可以試試…」

捌

又過夜半，除了市中心尚沉醉在燈紅酒綠中，其他地區均已結束一日喧嘩。一輛馬車出現在鼓山路上，馬腳快擺，車廂誇張地上下起伏，卻無半點聲響，連馬蹄、車輪壓軋柏油路碎石的聲音都沒有；鬼僕中箭鬆開韁繩跌落柏油路被車輪疾轉軋成飛屑，馬車仍若幽靈在樓房夾道間狂奔。

數條人影及飛馬奔躍在路燈、招牌上，緊緊追在後頭，斗篷中銀箭準準瞄著車廂，不敢鬆懈；在這之後，是數輛暗色轎車，劃破了高雄市的夜涼。

一連幾個路口臨檢站的警察看到車身上識別圖紋，識趣地對這些公務車超速、不遵守交通號誌等違法事宜視若無睹。

因為那圖紋代表著專辦特殊案件的「特等檢察署」。

更因警察明白自己絕對無法應付剛剛閃過的詭譎畫面。

的確夠詭譎，馳奔的馬、人、車在冷月銀光下一瞬即逝，仿若是陣風或幽靈，消失在轉角處。

『一路上有台泥、台電、銀行、消防隊、海巡、黨部、警局、軍營等機關，這廝千萬別讓事情更麻煩…』頸側的對講機傳來黃晉魁的聲音，颯特蹲跪在最前輛車頂上，箭頭從沒離開過目標，他在等，等待最佳時機。

「該不會要去動物園吧？」

『別開玩笑了！』

颯特聽出黃晉魁為胡立榮傷勢，今日特別緊張，遂不再笑語。

倏！倏倏倏！

幾乎與颯特同時，或躍或奔在樓宇間的聖神父們射出三箭，同時命中馬車四端輪軸，車輪磅地往兩旁爆開，頓失支撐的車廂砸地，在柏油路上擦起火花閃閃，彷彿能聽到那有著空洞眼神的黑馬正仰頭痛苦嘶叫，叫聲，令人聯想到地獄惡鬼。

馬匹很快就撐不住重量被扯倒在路旁，也就在撞上路燈，爆出好大聲響時，鬼魅黑影竄出車廂倒攀在台電大樓外電視牆，恨恨地咆嘯一聲，飛沒入夜空。

「鬼牌，目標出來了！」

「收到。」黃晉魁切換頻率：「第六車封鎖現場、扣押棺木，其他車繼續追！」又切回與颯特通訊：「好不容易查出行蹤，一定要追上啊。」

「沒問…?!」

劇晃，車身偏移。及時躍上 7-11 招牌的颯特回頭觀視，方才車經的路面正邊冒著臭煙邊融解，颯特瞪向夜空，罪魁禍首正擦著嘴賊笑邊繼續飛遠。

「可惡！」招牌晃了很大一下，方才站在上面的外國男子已踩踏其他招牌追去；聖神父們快絕的身影也已翻過一道樓牆。

「颯特，沒事吧？」

『沒事！』對講機那頭的聲音透露著「我心情很差」的訊息。

樓房那端突然大放光明。

短促爆裂聲，強光大作，照亮目標模樣。

雖然照明彈威力有限，但強光突如其來，對有著懼光體質的吸血鬼亦產生一定的傷害。

空中傳來令人作嘔的淒號，吸血鬼甩頭吐出腐蝕性體液。

聖神父們見狀，忙以斗篷擋掉攻擊；酸液打在其上，化出惡臭白煙。

颯特估算吸血鬼飛向，朝對講機吼道：「高雄港！」

「收到。」很順利，和密函解讀的一樣；傳說中，海盜王林道乾一劍劈出舊名「打狗隙」的高雄港，「乘劍斬之隙而出」指的就是妖物出海的地點，高雄港。黃晉魁露出滿意的笑容，但仍有所牽掛，因為尚未解出其他兩句詩文便貿然行動，還是太莽撞了。

開車的檢察官道：「看到了！」

「直接衝上去，眾人備戰！」黃晉魁下令。

檢察官、聖神父們全打起精神以應對隨時會開啓的戰局，為首的三輛車沿著斜板衝入船艙，其他車則將船扇圍地滴水不通；車停瞬間，眾人衝下車警戒著四周。

照明彈照亮船艙的瞬間，黃晉魁心中暗罵。

「是…空的？」

『鬼牌，外頭！』對講機爆開颯特喚聲。

檢察官們跑出船艙，但見出港處水面螢火翻攪若沸，不斷匯聚成形。

「死靈寶艦！」只在文獻中讀過的巨型魔導具，匯集無數靈魂而成的大船，今日竟能親眼目睹，黃晉魁赫然想起密函首句：

「以萬千英靈為誓」

未解出密函以致搞錯妖物行動模式，不諱言這是極大的失誤。

「乙組，阻止他們出海！」黃晉魁朝對講機大喊。還有第二計。

早先趕到高雄港出入口兩側的檢察官們見死靈寶艦正迅速出港，結起手印佈起巨大法陣擋住出入口，試圖崩解寶艦。

玖

「艦首站出一雙男女。

豔麗女性高舉狐頭權杖唸咒，裙襬與八條長尾隨著聚起的奇能擺動。

壯碩男性將杖端牛頭直對法陣，大喝一聲：『就憑這點功力，是擋不住我們的決心！』牛頭吸取狐頭杖聚起的強大奇能，猛然射出，砲擊般的爆響，硬生生轟碎法陣，將佈陣的檢察官們震離陣眼。

『嗚哇！』

奇能震盪，連在岸邊的黃晉魁與颯特等人亦不得不鼓能抵擋，稍慢的人當場被震出鮮血。

『可惡！』黃晉魁重槌船艙，著急不甘的表情出現在每人臉上；但黃晉魁更著急，因為胡立榮的解藥亦隨著妖物們出海了…」

「…是，以上就是高雄港任務的內容。」黃晉魁向在座、螢幕上的長官們行個禮後，便逕自攤回椅中。

『就是這樣，教皇陛下，很遺憾讓妖物逃出海了。』左側屏幕上，總統平冷說道，更添會議室的幽暗詭譎。

右側屏幕上，教皇沉思不語，倒是他身旁的「獅吼」先開口：『那…貴國打算如何處理？』

直接了當的問句，挑動不同的情緒。

總統亦不語，寬邊眼鏡反著光，令人無從其眼神推出心思。

『鄙國原則，』許挺緯代老闆發言：『向來不主動干預。』

『喔？依顧問說法，貴國不打算繼續處理這事了？』

許挺緯看了身旁總統一眼，道：「是的。」

『貴國不想管這事…』聽到預料中的答案，「獅吼」也答以準備好的回應：『我

們找來了更有力的幫手。』

中間屏幕亮起，出現名濃眉大眼的男人：『總統您好。好久不見了，許顧問，孔檢察長。』

「啊…威爾森局長！」孔凡兒罕見地提高了聲調。

颯特也小聲地叫道：「妖物調查局！」腦中想到那名冷若冰山的日裔美女。

會議室內幾名主任檢察官開始騷動，顯然是因為那名叫威爾森的男人出現；黃晉魁可理那騷動，因為無論如何騷動，都是高層的事，與他無關，全然想著該如何取得胡立榮的解藥，及高雄港之役的不速之客，蘇詠心…

「…突來驚叫，黃晉魁望去，倉庫頂蹲伏著引他們中計的吸血鬼，聖神父們眼明手快，幾個起落便躍上倉頂圍攻妖物；夜晚畢竟是牠的世界，吸血鬼俐落閃過數計牧杖，張開血牙襲向地面；黃晉魁反露出驚喜笑容：

『留活口問話』！這是問出妖物下落的最後線索，黃晉魁謹慎地欲活逮牠。突然被喝止，檢察官們發愣時瞬停攻擊；吸血鬼逮到機會撲向下令的黃晉魁。血光。

割開大氣的紅芒貫穿妖物頭顱，吸血鬼圓睜大眼，不可置信地往後倒去，從頭部的傷口開始化成光氛，飛散在夜風中。

黃晉魁怒瞪紅芒射來方向。

蘇詠心。人就立在電線竿上無懼地望著戰場，手上那把漆黑長器在月光下更顯凶惡，突然又將長器射入夜空，一躍踏在其上，消失在死靈寶艦遠去的夜色中。

神乎其技的招式令在場眾人無不瞠目結舌，直到看不見白色身影，黃晉魁才猛然回神咆哮：『你為什麼老是要干擾我們啊～?!』…」

突然的沉寂，反倒把黃晉魁拉回會議室，中、右兩道屏幕不知何時升捲回去，尚亮著的左側屏幕，總統的臉籠罩一層陰霾：『美方加入…局面會混亂成什麼地步呢？』

許挺緯、孔凡兒及一干主任檢察官都沒答話，保持著詭異的沉默。

拾

「鬼牌，老頭找你。」胡立榮道。

黃晉魁在地圖上作了幾個注記，闔上資料夾：「什麼事啊？難道不知道我很忙嗎？麻煩。」

「該不會又是申訴書吧？」

「哈，不好笑。身體還好吧？」

胡立榮故做健美先生的動作：「好多了，按時服藥，毒性不會爆發。」

「那就好。」

孔凡兒藏在交叉雙掌後的臉只露出鷹般雙眼：「晉魁，派你出個差，上個月的旗山彈藥庫案。」語氣依舊平冷，

黃晉魁馬上想起那件事。十一月初，獲報旗山古街附近有妖物出沒，特檢派出人馬，果然發現妖物，雙方在鄰近的國軍彈藥庫發生遭遇戰，不慎引爆彈藥，還造成死傷。

黃晉魁一臉嫌麻煩樣：「這案子不是我負責的啊；我晚上有約…」還是和鎮涼雲難得的約會，如果爽約，那可是天大的麻煩。

「只是去聽軍方簡報，例行公事啦。」

「有加班費嗎？」

「…我盡量幫你申請。」

「成交。」

孔凡兒無言地目送黃晉魁離開，門上的結界確實啟動後，偏廳走出一群人，為首者是名女子，有著東方人臉孔，輪廓卻較深邃，眉宇間流露著英氣，更襯其修長身形的完美。

「謝謝您的配合，孔檢察長。」

孔凡兒抬眼道：「浩然調查官，別忘了貴我兩國的約定。」

「請您放心，美國一向是說到做到。」

瑪俐雅·浩然嫣然一笑，但孔凡兒並不覺得那毫無感情的笑靨迷人。

雪白的雙腳垂出工學院頂樓晃著，鎮涼雲興味頗濃地俯瞰國立高雄大學遼闊的校景，沿著籃球場、刺桐樹望去，操場旁小丘，是自己和黃晉魁邂逅的地方，想到當時彼此想殺了對方的呆樣，雪女臉上漾開暖暖的笑容。

「鬼鬼也太慢了吧？等他到，一定要狠狠吃他頓好的。」正盤算著，頂樓出入口鐵門軋然打開，鎮涼雲卻減了點笑意。

「哪來的電燈泡？」

雪女輕聲抱怨時，一名曼妙女郎已走近。

「妳就是鎮涼雲吧？」瑪俐雅的臉上仍然掛著笑容：「請妳跟我們走一趟。」

笑容雖然好看，但鎮涼雲卻感覺不到任何善意，長袖輕甩，就陣涼風拂過的時間，鎮涼雲已至瑪俐雅身後，哼道：「本小姐要回去了。」

「那可由不得妳。」

暗號打出，突然走出許多相同打扮的人，鎮涼雲心知來者不善，在袖中悄悄聚起風雪，伐妖調查官們卻訓練有素地排開陣形封住她出路。

瑪俐雅邊上膛邊走近道：「雪女，束手就擒吧。」手中是把異於其他調查官所持自動手鎗的「蟒蛇式」轉輪手鎗，加長的銀白鎗管閃動著凶芒。

「難道不知道…」鎮涼雲怒射出狂暴風雪：「打擾別人約會很不道德嗎?!」

「散開！B隊型。」

數聲鎗響，子彈打中水泥地面瞬間，張出數輪法困住鎮涼雲，鎮涼雲氣極埋

怨著：「鬼鬼到底哪去啦！」

待黃晉魁到達時，已是半小時後。

拾壹

房門猛然大開，黃晉魁氣沖沖地指著孔凡兒鼻頭：「說！鎮涼雲被帶到哪裡去了？」

孔凡兒挑眉，一副不知道的表情。

「少裝蒜！我知道妖物調查局的人早到了，你昨天把我支開，一定有關連！」

「有關連又如何？」孔凡兒這下不否認：「別忘了你是人類，別爲了名妖物惹上美國。」

「她不只是妖物！」黃晉魁怒吼重拍木案，震倒了盞茶水，但看孔凡兒仍是那副神情，再問下去只是浪費時間，悶哼一聲，大步走了出去。

「黃晉魁！我警告你別亂來，這次…」

黃晉魁心繫鎮涼雲安危，對身後的叫喊充耳不聞，胡立榮湊近跟上他的腳步道：「如何？」

「老頭沒否認。」

「那你打算怎樣？」

「當然是去救她啊！」

「喔。」胡立榮簡單地應了聲。

黃晉魁望向身旁摯友：「看在多年交情，別阻我。」

胡立榮答道：「我有說過要阻止你嗎？」這種將朋友看得比自己重的個性，一向是他最欣賞黃晉魁的地方：「你現在最重要的是找出鎮涼雲行蹤。」

「這是個大問題啊…」

「你忘啦，柯醫生。」

心慌則亂，黃晉魁再度想起那個妖人皆敬的古怪醫生。

鐵灰色的室內懸浮著凝重氣息，只有困著鎮涼雲的鎖妖陣，隱約流轉著奇能異光，兩名調查官邊看守邊閒聊：「…話說回來，這女的頗正啊。」

「嗯，可惜竟是妖物。」說著，約翰晃動一頭金髮，起身打量著鎮涼雲。

鎮涼雲感到不懷好意地眼神正盯著自己，即使因鎖妖陣而氣弱身虛，亦不甘示弱抬眼瞪了回去，冰霜般眼神嚇了約翰一跳。

「瞪…什麼?!」約翰一拳就要揮下，卻在半空中教隻纖手捉住。

「組…組長！」

瑪俐雅不悅道：「我有說可以對妖物動粗嗎？」

「是。」

瑪俐雅步出房間前轉頭看了眼鎮涼雲，剛好與她四目相接；鎮涼雲呆了半

响，是怎樣的眼神，能有這麼高張的怒意，怒意中，隱含著更深的悲傷。

看著瑪俐雅走出去，約翰才鬆了口氣：「嚇死我了…你看到組長剛才的眼神沒？」

「也難怪…組長唯一的親人就死在三年前的紐約攻擊中。」

「她竟能忍下來不殺她…啐！追根究柢都是妳們這些妖孽不好，等問出話來再好好招待妳！」

「是嗎？」鋼鐵般的語調忽然出現在空氣中。

兩名調查官吃了驚：「誰？」未及察看，只覺得頸後斬擊，便失了意識。

「這些死老外戒心真低。」胡立榮邊按著手指邊道。

畢竟是美國最菁英的伐妖特務，房門破裂，其他房間聽到動靜的調查官們紛紛踏進房內，看到兩名東方男子正要解下雪女，其中一人背後還帶著把以白布包袱的巨物。

轟!!與踏進房內的腳勢同時，好大陣火花，阻了調查官前進。

黃晉魁收起噴出烈焰的法陣，射出紙劍往鎮涼雲劃去，雪女毫髮未傷，鎖妖陣卻在裂為兩半後爆裂開來，他一把抱住虛弱的鎮涼雲，著急喚道：「涼涼！」

「放下妖物！」調查官們情急下紛紛扣下板機。

胡立榮見狀，挺身拔出身後巨物，數響金屬交擊，白布碎裂，胡立榮手中乍見一把巨刃，子彈亦全被巨刃格下，喝道：「快走！我斷後！」

「這…」眼見懷中鎮涼雲臉色越見蒼白，黃晉魁咬牙道：「拜託了。」撒出紙玫瑰破了房牆結界，黃晉魁抱著鎮涼雲就往外衝。

「別跑！」調查官們欲追，快絕的身形卻橫擋在前。

胡立榮晃動手上冒著火星的炸藥，在調查官們忙著找掩護時便拋了出去。

背後傳來好大一聲爆響。

黃晉魁順著逃生梯往上逃，不禁苦笑，背上鎮涼雲傳來的體溫沁涼入骨，他心知定要馬上找個地方為鎮涼雲調息，這般想著，已見蜿蜒逃生梯盡頭的長方光亮處，黃晉魁一腳衝上天台。

喇！黃晉魁打起蝴蝶傘遮住太陽，鎮涼雲臉上僅餘的一絲血色幾乎消失。

「沒事吧？」胡立榮跟了上來，臉上盡是煙燻的污黑。

「我沒事。涼雲她…」

「跑吧。」

瞧著奔跑在身旁的這名男子，雖身染毒患、雖痛恨妖物，但現在卻毅然護在自己身旁，只因無法棄朋友不顧、只因重情重義的個性，莫名暖流在黃晉魁心中漾開。

「謝謝…」

突然的道謝，讓胡立榮傻了半晌，笑笑道：「是朋友，就省了。」

「在那！追！」跨過某棟樓房屋頂時，突然竄出調查官們。

黃晉魁正思及如何反擊，聞得身邊摯友喝道：

「上高架橋！我斷後。」說著便揮動巨刃衝向追兵。

「可惡…」雖然猶豫有沒有聽錯，但腳步不停，眼前越來越近的天台盡頭亦容不得他再猶豫，黃晉魁奮力蹦出天台，用足氣力般叫道：「別把我和你們這些體能怪物混為一談啊！」

兵分二路的另一批調查官由瑪俐雅率領這時才至，踹開鐵門，卻教掠過頭頂的特異景象吃了驚。

黃晉魁揹著鎮涼雲，右手撐傘，雙腿凌空飄起，起得快、飛得慢，就這樣在眾人注目下飄出天台、越過大道，端端落在施工中的捷運高架橋上。

眾人看得呆了，瑪俐雅馬上恢復一貫冷靜：「開鎗！」

調查官們猛地舉鎗欲射，又聞背後巨響，轉身便見胡立榮邊拋出巨型招牌，邊往自己奔來，調查官們眼明手快躍開，幾名不及反應者也沒被擊中，招牌準準地插在調查官們與黃晉魁間的視線中。

瑪俐雅在閃躲的彘扭姿勢還掙扎似地連開數鎗。

胡立榮奔至天台邊，情急竟揮掌擋子彈，體內又生焦燥感覺，揮掌抓出電勁格掉子彈，這不思議的畫面教調查官們愣住；胡立榮趁機縱身一躍，在天台邊留下巨力施壓的裂痕後輕鬆躍至高架橋，馬上攙扶起鎮涼雲與尚軟跪在黃晉魁：

「沒事吧？」

「…嗯。」

「走。」

看著黃晉魁等人遠去的方向，一名調查官還未從方才震驚中回神：「臺灣狗…不要命了嗎？」

「哼，東方人有句話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瑪俐雅語氣依然冷靜，只是多了不甘。

拾貳

大會議室裡滿是伐妖特務，臺、美雙方各由左右坐起，其間瀰漫著互不對盤的詭譎氣氛，教中間的聖神父們如坐針氈；颯特對前幾天胡立榮和黃晉魁幹下的事相當有興趣，現場找不著黃晉魁，也不好過去詢問胡立榮，因為他皺著眉，似乎在深思著什麼…

「…『你們有病啊！』孔凡兒將一疊來不及出刊的報紙樣稿甩在桌上：『嫌臺灣不夠亂啊！』幾乎折彎的指頭用力地搓著樣稿上一張照片。

黃晉魁和胡立榮不必特地低頭看也知道照片的內容。

那是段仰拍的捷運高架橋，單以攝影角度而言，實在是張沒什麼美感的水泥城市醜陋照片；但，竟有三道看似人的模糊身影在高架橋與一旁樓宇間的天空間，像飛翔一樣。

其中一人撐著傘。另有一人拿著把巨刀。

胡立榮堅毅的臉上看不出任何悔意，甚至任何表情，令孔凡兒更加光火。

『捉個鎮涼雲就能阻止妖物行動嗎？』黃晉魁突然開口反問，堵住了孔凡兒欲脫口而出的叫罵：『不是已經解出密函上寫的地點了嗎？』

的確，這幾天研析室已成功解開密函，逮捕鎮涼雲可說是多此一舉，但為迎合美方，孔凡兒不得不為。

孔凡兒把堵成一塊的話語硬吞回去，過會兒才道：『大庭廣眾下施展奇能?! 為救妖物與美方為敵?! 黃晉魁，你已經失控了，我看你根本分不清自己站在哪邊，我放你長假，你好好想想。』

黃晉魁只露出瞬間的詫異，沒有任何辯駁，將檢察官證甩在案上後，對著摯友笑了下，便出去了。

『老大！』

『不必說了，你別以為你沒事，我再好好思考該如何懲治你；離開吧，好好準備和「你們樹立的敵人」合作的戰役吧。』

『我不應該打美國人的。』

胡立榮的『懺悔』令孔凡兒有那麼點錯愕，但僅那麼一點。

『我應該打你的。』胡立榮甩門就出，留下這麼句話。」

胡立榮還深思著時，孔凡兒已進會議室，並索性關掉電燈，對臺美雙方的緊繃氣氛眼不見為淨；這時一名卷紅髮男人步上台，令颯特及胡立榮覺得訝異。

「各位同仁、戰友們大家好，我是東南亞國協對妖特委會的歐噲士·沙賓。」歐噲士雖較數天前有精神多，身上就是瀟灑著股憂鬱：

「現在由我說明這次的跨國作戰合作計劃；特檢署月初在愛河畔與妖物戰鬥時，得到這樣東西。」

屏幕中出現一隻紅鞋及盛著藍色粉末的玻璃皿。

「粉末是自鞋子上取得，推測是沾自妖物身上；粉末分析後，發現是種只產於印尼的晶礦。」

瑪俐雅直接了當提出疑問：「印尼那麼大，島嶼千百個，我們如何確定妖物目標？」

「關於這一點，密函的最後一句：『在萬代不朽之下』正是答案。」

畫面變化為解讀出的密函內容與一紙文獻。

「約莫二十年前，一支海中生物探險隊在蘇門達臘外海發現一處磁場怪異的海域；據當地沿海居民傳說，數百年前有個擁有高度文明的城邦，卻因自身蘊含的強大力量而沉入海底，消失在歷史上，對照密函解讀的情報顯示，妖物的目標是這裡。」

歐噲士按下遙控器，屏幕上出現的印尼地圖閃爍著個紅點，紅點旁標示著一排文字：

蘇門達臘/亞濟省/美拉務縣外海 150KM 處

「傳說中，沉在這的城邦叫做…」

原本標示的文字隨著搖控器切換成另一個名稱，胡立榮看著脫口念出：

「萬代不朽·聖神之都…？」

黃晉魁呆站在署前廣場仰望皎潔星光，閃閃若滿天珍寶。

「人與妖，何時才懂得欣賞和平的星空？」說完不禁笑嘆，這一嘆，嘆著被停職的感慨、嘆著暫時放下重擔的輕鬆、嘆著大戰在即的無奈…

「也許，這一直是我們的白日夢。」旋風乍起。

黃晉魁吃驚地看著旋風驟散後出現的男子及一旁的女孩：「真艾、呶兒！你們怎麼在這？」妖物大軍早已出海佈署，奇真艾竟還在這，難道他果真置身事外？黃晉魁暗想。

奇真艾笑笑：「我想跟你聊聊即將來臨的…大戰。」

黃晉魁斂色道：「這裡不是說話的地方。」

歐噲士點點頭：「是的，妖物們的動機便是造成這片海域磁場怪異的原因，同時也是數百年前令聖神之都沉沒的罪魁禍首…」

「釋靈穴。」颯特很快地想通了。

歐噲士點點頭：「嗯，如同五年前妖物在臺灣集集的目標。」

胡志榮乍聞歐噲士提起集集，五年前的殺伐聲猶聞在耳，大隊長為阻止妖物開啓釋靈穴而死在牛頭巨妖手上的畫面，歷歷在目。

「本會評估戰力不足，因此請求各位支援；請各位為人類世界和平，合作完成這次的行動。」說著，歐噲士對眾人鞠了個九十度的躬，腦中所想，卻是那名他愧對的女孩…

「…『如果我們兩族能和平共處，該有多好啊…』甜甜的笑靨，綻開在花海中。」

約翰不悅的抱怨，打散了美麗的花海幻境：「我們有場硬仗要打，為什麼要和叢爾小國合作？」

「如果你不和我們合作，」胡立榮瞥了約翰一記冷眼：「那你們可能會有兩場硬仗要打。」

「你說什麼?!」約翰憤然起身，作勢拔槍；其他伐妖調查官亦跟進。

「來得好！」胡立榮尚惱怒孔凡兒，如今一次發作，怒吼一聲，躍上長桌；檢察官們也起身擺起架式。

『住手!!』螢幕中的威爾森局長突然喝道；調查官們啞了聲，不甘願地坐回原位。

『孔檢察長，麻煩您了。』

任誰都看得出孔凡兒的無奈：

「雖然曾有些不愉快，但我想捍衛人類世界正義的心是相同的，由臺灣、梵諦岡、美國、印尼四國的伐妖組織合作，作戰名稱爲『聖臨行動』！作戰日期爲…」孔凡兒說了個日期。

接著又是番解說後，眾人紛紛離開會議室去進行作戰準備，瑪俐雅還端詳著行動簡報，孔凡兒走近，確定會議室只剩兩人後，輕聲道：「浩然調查官，我想拜託妳一件事。」

瑪利亞甚有興味挑眉問道：「喔？請講。」

拾參

方開門，晚飯香味便傳了出來，黃晉魁衝著奇真艾笑笑，朝裡邊輕喚：「涼涼，有客人喔。」

「喔～誰啊？」鎮涼雲邊往圍裙擦手邊走出，看到黃晉魁身後兩者，樂道：「奇哥、叻兒！」

「涼雲，許久不見了。」

「去洗個臉吧，我再多煮道奇哥愛吃的菜就可以開飯了。」鎮涼雲邊接過黃晉魁的公事包邊催促，臉上浮現的表情，叫幸福。

奇真艾欣慰地笑了笑。

「涼姐，我幫妳。」

鎮涼雲笑嘻嘻地領著叻兒進廚房，沒多久功夫，便在一片歡樂中開飯了。

「啊～就是這個味！」奇真艾灌了口湯道：「跟小時候我娘煮的味道一個樣！」

黃晉魁也喝了口湯：「那你小時候過得可真不幸福…哇！」

鎮涼雲順手拿起湯杓敲了黃晉魁一記，慘叫引得叻兒哈哈大笑，更添晚飯的愉快。

用完餐，叻兒幫著鎮涼雲整理碗筷，留下兩名男子。

「鬼牌，答應我，留在臺灣。」罕見的慎重，奇真艾認真地注視著好友，期待得到想要的回覆；仿佛過了半世紀之久，黃晉魁半張的嘴總算擠出回答：

「我…被停職了。」

「啊?!」這絕對不是奇真艾預想中的回答，令他花了好一會功夫才意會每個字的函意，然後笑了出來。

「奇哥你放心，他好不容易放假，已說定要陪我去旅行了。」鎮涼雲端著水果走來。

「那就好，」奇真艾的笑容帶有種不可侵犯的堅定道：「我不知道聖神之都會發生什麼事，但我答應你，會盡一切力量阻止任何可能會發生的悲劇。」

黃晉魁花了一點時間確實地收下了好友的承諾：

「拜託你了。」

民國 93 年 12 月 20 號，在臺灣政府主導下，群聚臺灣的各國伐妖特務出發前往印尼執行名為「聖臨行動」的任務，特等檢察官黃晉魁對外以病假為由，沒有參與此次任務。

拾肆

數艘快艇劃破白浪，浪上，跟著許多黑影。

颯特癱軟在船沿，仰頭便見空中策馬的聖神父及駕著巨型鐵鳥的東南亞特務們，或親切朝他揮手、或品頭論足著船首的瑪俐雅…絕大部分人則凝望即將抵達的目的地。

也許，說是戰場、墓地會更貼切。

颯特雙頰鼓脹，轉身便往海裡吐，胡立榮遞過濕毛巾道：「堂堂伐妖特務，暈船？」

「沒辦法…梵諦岡沒靠海…嗚嘔～」

胡立榮拍著颯特的背，瞥見瑪俐雅正注視他們，隨即又哼地繼續看著她的大海發呆。

「親切點就很完美了。」

「啥？嗚嘔～」

「…沒事。」

快艇在這時定錨了，鐵鳥及飛馬隨即展開警戒隊形。

「到了。」歐噲士仰望爬到正上方的太陽後，示意眾人注意海水變化。

感覺會把人吸進的深綠，這下竟慢慢清澈了，接著海水完全變透明，也看得見它下方的峽谷。

眼前變化，讓這群飽經大風大浪的伐妖特務們大開眼界。

海色波光照耀下，一座壯觀城邦赫然出現海底，城裡街道井然有序，石造的屋房樓宇排列的櫛比鱗次，其中還有呈半毀狀態、屋頂破了個洞、類似神殿的宏偉建築，一輪高大厚實的城牆圍著城邦聳立著。

「歡迎來到『聖神之都』。」歐噲士戲劇性地道，眾人臉上紛紛浮現複雜的笑容。

颯特喚住整裝欲下海的眾人：「各位，這是鄙國一點心意，請將這條薔莉薈霓紡絲別在慣用手上。」說著，聖神父們發給每人一條紡絲，長度正好可以綁在手腕一圈。

瑪俐雅依舊冰冷的臉龐若有所思地盯著黑色裝扮中好不容易出現的其他色彩。

「走。」

一聲令下，調查官們朝海面開了數鎗，瞬張數輪法陣，咬住呼吸器後躍向法

陣，法陣便如薄膜包裹住調查官沒入水中。

「哎呀，這麼急著赴死。」颯特邊調侃邊對數名聖神父示意。
檢察官結印、聖神父揮杖，共施奇能，四周海面霎時霹啪作響。

「聽說我放假啊…」市集的嘈雜中混著黃晉魁輕聲抱怨：「但我怎會在這啊？」身旁往來盡是地攤商、戴著棒球帽向遊客兜售手錶的小販，黃晉魁抬頭看看寫有『雅加達→』的路標，無力地托著頭。

「鬼鬼～」

儘管是在充斥各國遊客的觀光地，鎮涼雲一身特殊裝扮還有嬌甜呼喊聲仍然惹人注意，黃晉魁牽起鎮涼雲就走，與他複雜的神情相映成趣，鎮涼雲幸福地笑著。

原來，鎮涼雲那天說要安排旅行，結果新加坡晃了兩天後，竟然來到了印尼。這般巧合，黃晉魁無言以對；但，看著鎮涼雲這般開心，黃晉魁也笑了。

「涼涼，去吃東西吧。」

「嗯！」

深度越劇，海面下越形漆黑，只有勉強穿透海水的陽光劃出條條光帶；昏暗環境中，卻有著數十點異光閃動以穩健的陣形往更深處而去。

雖均是經歷風浪，但許多人還是頭一遭這樣執行任務，好奇地看著身上包覆的法陣，驚訝自己竟能在海水中呼吸。

「啊，那裡！」一名檢察官叫道。

望去，但見海底巨城外搖動著一波異於海水折射的光芒，那波光對他們而言，再熟悉不過。

「奇能？」颯特脫口道。

突然有數人脫離隊伍。

胡立榮喚道：「歐噲士！」

歐噲士領著同僚往不知名的方向游去，回頭道：「有古怪！你們先走一步。」

胡立榮想再追問，聞颯特提醒：「注意了！」

感覺腳尖觸碰到什麼，又恍若無物，接著便是股強能竄體；瑪俐雅觀察四周，明白這奇異感覺是自己正穿過如碗倒扣般罩住整座聖神之都的奇能。

颯特不禁贊嘆：「多龐大的一股奇能啊。」

「哇～寶石的夜空！」

強能奇罩抵擋巨大水壓，罩外游魚海流在陽光折射反射下，呈現星光斑斕；眾人仰望，無不露出驚喜神情，胡立榮這時發現，不遠處看似主城的建築，散發熟悉氣息。

釋靈穴。同五年前般的氣息。胡立榮微顫，更是握緊斬狼巨刃。

「啊！」

半聲驚呼將眾人拉回身處敵營的現實，一名調查官法陣破裂，拖著長長血絲

直墜地面。

「敵襲！」

像是這聲驚呼喚醒名為「攻擊」的事物，數不清的火箭、奇能、法陣陡然自城中各處射往空中，擅長遠拒攻守的術者們迅速張開巨型法陣掩護隊友。

「三點鐘方向，俯角四十！」調查官們展開反擊。

「可惡，欺人太盛！」颯特等聖神父拿出聖弩，很有默契地往上射出，無數聖箭蘊含奇能，張連出法陣，大至幾乎蓋滿整片上空。

「裂！」聖神父們催動法咒，巨大法陣竟落下箭狀奇能宛若暴雨，城中四處頓傳塌裂、驚爆聲。

突襲乍停。

「趁現在。」胡立榮喝道，人已落地指揮檢察官們分隊佈署，自己亦率隊直奔主城。

「A 隊隨我來；B、C 兩隊由副隊長指揮牽制城內妖物。」瑪俐雅不甘示弱，領著小隊追了上去。

聖神父們互看一眼。保重。夜鶴般身影隨即捲著斗篷沒入巷弄。

「約翰！」瑪俐雅喚道。

金髮男子隨即往主城巨門丟出茶色物體，一陣爆炸，城門卻聳立不搖。

「門上有結界！」數名檢察官結印催咒，在門上張開法陣，胡立榮則領著數名武者鼓能推門，奇能催化，胡立榮等人肌肉鼓張。

門，緩緩動了。

「喝！」武者們猛然吐勁，城門乍開！

伐妖特務魚貫而入，訝異於眼前光景。

城內可見之處，擺滿大小不一的晶體，與其說是擺滿晶體，倒不如說是巨大的晶體從四面八方的牆壁、屋頂長出來，如傾頹的埃及雕像橫七豎八地佔滿整個空間；雖是海底數十公尺，又在室內，但光線透過結晶折射反射，城內甚至比那被各種廢氣遮蔽陽光的地面更加明亮。

每塊晶體上畫滿各式陣圖，種類與樣式之繁雜，乍看之下，保守估計至少來自東、西方近百種術法體系。

胡立榮道：「看來只好把這地方完全破壞了。」

「同意。但…」颯特掄起牧杖遙指最高處三塊組成寶座狀的巨晶：「主人出來囉。」

眾人看去，那巨晶寶座上矗立一道巍峨身形，用君臨天下的眼神鄙視著他們。那眼神，是牠！胡立榮恨恨地想起五年前的南投，殺死同袍的兇手。

颯特道：「總算見面了呢，牛魔王。」

瑪俐雅不動聲色地確定手中愛鎗有上膛。

彌諾師的聲音就像巨石般沉重壓下：「凡人，你們會後悔到這兒。」

「看來是無法溝通了。」瑪俐雅突然朝左側開了鎗。

磅磅磅磅！！

調查官們即刻張開火網，隨著子彈射中妖物或晶壁，四周乍開無數法陣，爲其他伐妖特務佈下一道有利進攻的保護牆。

胡立榮見狀，斬狼刀瞬動，一腳蹦出：「進攻！先撂倒兩旁山妖!!」
一聲喝，惡戰開。爲人類世界和平，伐妖特務們揮動著兵器衝向敵陣。
城內外頓時瀰漫在殺聲震天中。

拾伍

「隊長，左區沒問題。」隊員游回來報告著。

歐嚕士若有所思地凝望隊員身後那片水域：「好吧，回聖神之都支援。」

就在隊員們點頭時，呼嘯快影閃過，歐嚕士左前方的隊員突然消失，徒留一線汽泡。

「什麼！」

變故突生，歐嚕士與隊員迅速拿出兵器，這才發現，不知何時，四面八方的魚群裡摻了被稱爲妖物的生物。

妖影幢幢後方，仇恨的雙眼，緊緊盯住歐嚕士。

強流橫溢，風湧雲急，沉睡的古城今日戰雲密布，盡是妖、人嘶殺叫喊，多少妖物身首異處，又是多少凡人倒地不起，這一戰，戰得空前絕後，也戰得怵目驚心。

尤其當數把自牧杖尾端抽出的長劍刺入彌諾師體內時，所有妖、人狠狠吃了一驚；約翰一鎗爆開身前妖物，樂道：「幹掉頭頭了！」

更令人吃驚，不動的巨牛突然炸出飛沙走石，圍殺巨牛的聖神父們首當其衝，縱有斗篷護身，亦身受重傷。

「泥武者！」瑪俐雅暗罵，轉輪銀鎗急尋彌諾師真身所在；颯特也在找人，方自妖物體內抽出十字劍，這才發現戰場中亦無某人身影：

「榮呢？」

是啊，胡立榮呢？

「鬼鬼，看，這烤香蕉好好吃…」鎮涼雲捧著包油紙裝盛物湊近。

黃晉魁叫了聲：「哇！好臭！」

鎮涼雲像是受了極大委屈，癟起嘴巴，眼看就要發作。

「啊，我不是說烤香蕉啦！」黃晉魁說著挑了塊塞入嘴中邊嚼邊道：「妳不覺得空氣中有股臭味嗎？」

鎮涼雲見黃晉魁塞滿嘴巴的模樣，又笑開道：「市集嘛，總有些腥臭…老臭蟲?!」突然指著人群高八度道。

「誰？」其實黃晉魁早發現那妖物臭味，只是想到他到這是陪鎮涼雲旅遊，

遂當做沒看到那沒入人群的妖物，想不到鎮涼雲也發現了。

「斛璃長老的侍官啊；不是應該去『萬代不朽之下』會合嗎？他竟然不把花之賢者的密文當回事…」

花。黃晉魁突然被這字狠狠敲了記腦袋。

「涼涼，妳說什麼…賢者？」

「喔，」雪女俏麗的臉龐浮現一絲哀容：「我那苦命的姐妹淘蔓荻，被選為典籍傳承官，卻死在任內，她是花類妖精，因此族民稱她為『花之賢者』。」

「花！沒錯，密函最後一句『在萬代不朽之下』！」黃晉魁說著掏出東南亞地圖細瞧，慎重地圈起某個地名。

巴丹。

鎮涼雲一臉納悶。

黃晉魁像是自言自語般解釋：

「這封密函是由妖物的花之賢者所編寫，只要朝著關於花的方向思考，便能想通毫無頭緒的末句…」說著又翻開隨身小黑冊，念著前幾天在新加坡觀光時所抄寫的紀錄：

「百年前，僑居新加坡的西班牙籍女園藝師艾妮絲·卓錦培育成功新品種蘭花，新加坡植物園為紀念她，將其命名為『卓錦萬代蘭』，取其卓越錦秀、萬代不朽之意，並引為市花。」

「在萬代不朽之下」，指得其實是新加坡下方的巴丹啊！不。黃晉魁隨即又想到，這也只是他的推論，但妖物長老的侍官既然出現在此，不就間接證實了嗎？可是又如何？正在放假，干自己何事？但若巴丹是重要的釋靈穴，真讓它開啓，不只胡立榮等人白費苦心，亦會造成重大傷亡…

該怎麼辦？黃晉魁陷入糾結的思考漩渦中。

「走吧。」

啊？黃晉魁訝異地看向甜甜笑著的鎮涼雲。

「你放不下吧？走吧，再慢就跟不上老臭蟲了。」

「可是，我們在旅…」

「這樣懸著一件事，你不開心，我也玩得不盡興啊；憑你的身手，趕快把事情解決了，我們再繼續玩。」

「涼涼…」

「可說好了喔，回臺灣後，你要請我看電影。」

「鬼靈精！」

黃晉魁丟出紙鶴，便牽起鎮涼雲追著氣息而去。

他們並不知道，此去的凶險…

拾陸

奇能四射，殺聲隆隆，聖神之都瀰漫在此來彼往的攻防嘶叫中。

一個人閉鎖全身孔竅避免奇能溢散曝露行蹤，貓步快走於城樓上，暗中觀察著主塔旁平台。

那兒，壯碩的身軀正揮灑權杖，在晶壁上刻劃著複雜陣圖；胡立榮看到熟悉身形，拳頭不禁握緊，仇敵名字顯些脫口喝出。

彌諾師。

雖看不出陣圖端倪，但他明白那定用以開啓釋靈穴，邊小心翼翼地縮短與彌諾師的距離，邊暗中運能備戰。

就是現在！胡立榮躍出，斬狼狂刀斬下！

身後驟生殺意，彌諾師橫杖便擋。

胡立榮斬得霸道，彌諾師擋得寫意，刃、杖擊出金鳴響亮，斬狼刀竟應聲斷裂；胡立榮當機丟出斷刃，令彌諾師不得不以杖格開，胡立榮趁機又打出雙掌。

彌諾師訝異此人反應，忙出掌接招。

平凡一掌，蘊含無限之能，短短肢接，各驚對手實力。

「唔…果然沒訊號。」黃晉魁搖著手機道。

鎮涼雲跟在他後頭：「這裡可是在地底下不知多深耶。」

的確，追著紙鶴留下的信息進了處山洞，沒找著老臭蟲，倒是越走越遠，感覺一直往下走，濕氣也越來越重，可能是地道已近海，也感覺到前方正瀰漫著越來越濃的詭譎波動。

奇能。

黃晉魁又丟出隻紙鶴，挖苦自己笑道：「到頭來…這沒科學根據的古老術法竟是賴以保命的保障之一啊。」

「小心!!」

巨石崩落！僅聞一聲驚呼，便是陣毀滅性的崩塌噪音。

風雪將黃晉魁噴出十數步，勉強站定回頭，方才站著他與鎮涼雲的地方已掩沒在煙塵滾滾中；黃晉魁為這瞬間的變化發愣，隨即像是觸電般驚醒，發狂地挖翻著大大小小的石塊。

「涼涼！涼涼!!」

疊石若山，無論如何翻挖似乎沒有任何減少跡象；黃晉魁腦中不斷尋找可用的術法，但真是這種時候，才連個有用的狗屁術法都想不到。

「可惡！」石塊上沾著黃晉魁自指間滴落的污紅：「…妳怎麼可以就這樣…涼雲！」

「鬼，我在這…」

一旁岩縫鑽出一縷細語，如強心針令黃晉魁激動驚喜，忙衝向聲音傳來的岩縫：「涼涼，是妳嗎？」

「嗯，我沒事。」

「好，我這就把這礙事的石頭移開。」黃晉魁正想動作，突覺殺氣。

利爪猛然裂岩碎石，爆出絲絲電花。但利爪的目標已不在那。

黃晉魁滾地閃過一擊，忙撒出數隻動物摺紙，趁著紙式神糾纏對手時，掏出風狸杖備戰。

「吼！」怒嚎一聲，電爪撕裂最後一隻式神：「…原來是賊人闖進來了！」

「鬼！怎了？」巨石那端傳來緊張追問。

黃晉魁看清對手面貌，又驚又喜，驚的是曾見對手之威；喜的是，胡立榮的解藥有著落了！驚喜的悸動激出莫名笑意：「遇到老朋友了…涼涼，妳多等一下喔。」說著，加速了體內奇能流走。

雷狼同時撲向黃晉魁。

拾柒

惡戰不止，嘶殺聲搖動整座古城，越演越烈。

主城之巔，是拳頭磨擦空氣的驚爆，是長杖揮斷空氣的呼囂。

胡立榮與彌諾師過招不下萬千，面前便是五年前獨力殺掉特等檢察署包括大隊長在內七名高手的彌諾師，面對如此怪物，胡立榮內心不期然地抖震；然而，抖震並非因為害怕…

是戰意奔流！

招與招的衝擊，激起空間中更猛烈的肅殺之氣；胡立榮清楚感覺四肢百骸中的能量正前所未有的奔騰著，幾乎至沸騰。

很棒！衝破一切疑慮，衝開生與死的邊緣，這種鼓動生命手刃仇敵的感覺，很棒！

胡立榮不自覺又加重了力道，腿掃彌諾師下盤，誰知彌諾師將奇能重重踏入巨晶，胡立榮但感一陣暴衝，竟被突然長出的晶柱撞至半空，彌諾師趁勢又是一拳；未及分辨攻擊何來，乍覺空間四旋，胡立榮已撞上另一晶柱重摔不起，驚異自己與妖物的差距。

彌諾師更驚。方才那擊，胡立榮雖不及抵抗，但體內馬上回盪出強烈電能，要不是收手地快，恐怕右臂會瞬間變成焦塊。

況且，重要的啓穴陣圖尚未完成，而那名凡人，挨了那麼多結實的攻擊，現在竟又扶著晶壁緩緩站起了。

彌諾師由衷佩服眼前對手堅定的意志，微焦的右拳顫抖著。

肩膀一陣電殛般劇痛！痛得黃晉魁幾乎要倒下來。

但也僅只於痛而已。

雷狼呆看著胸口，正插著支凡人的手，手腕已深沒入胸膛，良久，才吼出血與模糊的話語：「劍…指！」

的確是劍指，黃晉魁將全身奇能聚在指尖，就爲了能穿透硬如鋼鐵的狼皮，

所以身上盡是毫無奇能護體的傷痕，肩上爪傷竄著電能尤其痛。

「有必要那麼拼命嗎…」雷狼如夢囈般斷續道著。

黃晉魁想起胡立榮的毒患：「這種心情，你不會懂的。」

哪種心情？殺生？還是爲了同伴不顧一切？雷狼想著，如果是後者，牠能理解啊！可是，還是不甘心啊！雷狼猛然撲下巨爪！

黃晉魁悶喝一聲，指端射出奇能，勁道之猛，竟穿透雷狼鋼鐵般肌肉，貫入山壁，雷狼不願閉眼，生命不斷滴落黃晉魁的手，終也倒落塵埃。

「抱歉了。」黃晉魁抽出手，掌中多了顆仍微微跳動的肉球，要不是親手摘出，他說什麼都不信這顆肌肉球會是心臟；拿出紙快速摺成盒狀，並小心地將狼心包入其中，又在紙盒上化出法陣以保心臟不壞。

心想血清有著落，黃晉魁倚壁鬆了口氣。

不過，事情尚未結束。

黃晉魁忍痛起身：「涼雲，我要搬開石頭囉！」

拾捌

妖與人的血鬥全看在另一名凡人眼裡。

瑪俐雅專注觀察那忘情的拳來腳往，緊握愛鎗等待著。

撞碎大氣的一擊！胡立榮吐出漂亮的血色弧線飛撞晶壁又重摔在地，但馬上又扶壁站起，觸及晶壁時，晶壁乍然被電流爆開。

瑪俐雅詫異，詫異那鋼鐵般意志及優異的體能。

彌諾師更是訝異，問道：「你…身上有我族氣息，若老夫沒猜錯，你被狼人同化了吧？」

胡立榮身子震了下，亂髮披散，看不出表情。

「喜歡嗎？」彌諾師竟露出喜色：「喜歡我族優異的體能嗎？如何？加入我們吧？」

牠是認真的。

若無法打敗你的敵人，就成爲他的朋友。

瑪俐雅想起小學時讀過的林肯總統名言，及臨行前孔凡兒的一席話…

「『…我想拜託妳一件事。』

『喔？請講。』

『胡檢察官，』孔凡兒像要強調什麼，緩慢說著：『月初執行任務時中了狼毒，且本署擁有的血清無法醫治他。』確定了瑪俐雅的表情續道：『是的，也就是說胡立榮變成狼人只是早晚；前些天胡、黃兩人爲救雪女與貴方交手證明這兩人已失控，黃晉魁因爲有和妖物往來的直接證據，已遭停職，但胡…』

瑪俐雅料出孔凡兒之意，硬是不說破。

孔凡兒咳了聲，拉下會議室百葉窗一角，也不知看著台南市哪處街景：

『聖臨行動，攸關人類安危至深，若胡立榮有何「不軌舉動」，還望浩然調查官代本署…清理門戶。』

孔凡兒咻地恢復撐開的百葉窗，原本透進室內的那一絲光明乍然消失。」

只要胡立榮有任何阻礙任務的可能，瑪俐雅都會二話不說先除掉方成形的敵人；但，那強得嚇人的妖物長老該如何對付？瑪俐雅深思。

笑，胡立榮微抬臉龐，傷口漸癒，笑意漸深：

「我能理解你…」

笑意，也在彌諾師無限欣賞的表情上。

瑪俐雅暗罵，漸漸加重板機上手指的力道。

「凡人，懺悔吧！」完全現出獸態的污客張起巨口咬向歐噲士。

歐噲士嘴巴動了數下，法指轉動，無數黏物包圍住面前這條比成年人類大上數倍的大魚。

「什麼?!是…息壤！」污客萬萬沒想到這凡人有這種魔導具，查覺不妙時，全身已包覆著層層黏物，動彈不得。

「妖物，受死吧！」歐噲士法指再動，息壤束得更緊了。

「就算要死，也要拉你同路！」怒吼一聲，息壤裂開一角，露出劍狀尾鰭，快速擺動，衝向歐噲士。

歐噲士迴身驚險閃過反撲，卻仍被尾鰭甩中，在水中旋了幾轉。

污客使勁欲掙脫，但天殺的息壤卻越束越緊，當下轉念，先殺眼前仇敵，巨嘴硬撐開息壤，衝向歐噲士。

但這一個瞬間，污客卻傻了。

面前的汽泡宛若花舞片片，竟慢慢成形，匯集成一道牠朝思暮想的倩影。

蔓荻·拂菻兒。且張開雙手，緩緩搖了搖頭。

污客錯愕，停下了身子，心忖是自己重傷及思念過度才會看到幻影。

但面前的歐噲士仿佛也看得到，即使在水中，仍很清楚地看得出，眼淚，正撲撲地自他眼中冒出：

「對不起…蔓荻對不起，我…」

蔓荻轉身，投射來的眼神若陽光般溫暖，彷彿在說：「沒關係，一切都沒關係。」

「蔓荻…」歐噲士哭得更傷心了。

「即使蔓荻原諒你，我也不饒你！」污客怒喝，吼破了蔓荻·拂菻兒的幻影：「你這傢伙！害死了蔓荻啊！」

巨嘴蓋來，歐噲士忙雙手撐住欲合的血口，卻看見污客深長的喉道中有樣東西，教他駭異。

炸藥。上頭還印著中華民國軍徽，是高純度的軍用炸藥。

污客快速遊動，沒一會兒功夫，已可看到聖神之都的奇能巨罩。

歐噲士驚覺污客企圖。

牠想以體內炸藥炸了聖神之都，圖個同歸於盡。

「哇哈！你們這些凡人全都為蔓荻陪葬吧！」

歐噲士吼道：「聖神之都內還有你的同胞們不是嗎？」

但污客恍若未聞。

不妙，這傢伙瘋了！

以臻瘋狂的污客甩動尾鰭快速衝向聖神之都。

這樣下去的話…

歐噲士下定決心催動法訣。污客感到身上息壤快速流動劇烈奇能，並竄進牠的身體，令體內炸藥蠢蠢欲動。

息壤隨著歐噲士握拳緊緊聚成一球，污客連失去生命的呼喊都只來得及叫出半聲。

懺悔吧！污客方才話語赫然迴盪水中。

懺悔，能讓拂菻兒原諒我嗎？歐噲士心知大限已到，細想著這最後的問題，眼前，竟又看到蔓荻·拂菻兒倩影。

她點點頭。

是嗎？拂菻兒…謝謝妳…

歐噲士投入蔓荻·拂菻兒懷抱時，海水中響起了好大的悶爆聲。

「移不動！」黃晉魁懊惱地重搥巨石，仍不停思考任何可行辦法。

「你走吧。」

「啊?!」黃晉魁先是一愣，瞬間馬上意會：「開玩笑?!我怎麼可能丟下妳！我…」黃晉魁想說些什麼，又被鎮涼雲打斷。

「不礙事的。」鎮涼雲的聲音異常冷靜：「既有護衛在這，代表目的地不遠了，趕快去吧，遲了只會造成更多死傷…去吧，結束後再回來救我，我等你。」巨石那端的聲音，彷彿笑了下。

腦中轉了無數念頭，這是黃晉魁這輩子最難的決定。

「涼涼，手伸得過來嗎？」

「嗯？」鎮涼雲張望，在頂上找著了個縫口：「我試試。」她盡可能將手往石縫外擠，可岩石阻礙，用盡辦法也只伸出小指。

黃晉魁馬上伸出自己的小指緊勾住那纖纖細指，深吸口氣道：「等我。我答應妳，馬上回來。」

「嗯。」暖流沿著雙指傳遞給彼此，鎮涼雲清楚地感覺到那端的他。

「鬼…」鎮涼雲輕喚，未等黃晉魁應聲，悠悠道：「耶…」

「不要！」

突來喝止，嚇了鎮涼雲一跳。

「不要，現在不要講…等我回來。」

鎮涼雲知道，這是他驚扭的可愛個性，也知道，這是他的承諾，微微點頭：「嗯。」

「等我。」巨石那端留下承諾，腳步漸遠。

鎮涼雲凝視著他留在指端的一絲暖意，悠悠開口：

「鬼…耶誕快樂…」淚珠落下臉龐：「對不起…」

暖意猶在，冰冷水勢已漲至膝部。

跨過 12 點，時間來到 12 月 26 日。

拾玖

「我能理解你…」

胡立榮的回答讓彌諾師露出滿意的笑容，但一瞬即逝。

「但我無法諒解你為達成目的，令這麼多生命逝去。」胡立榮指往城巷中的殺伐。

彌諾師啞了聲，指向一旁斬狼斷刃：「生命？我問你，難道那不是殺生利器？你身上沾的難道不是逝去的生命？」

「我…」

「套句你們凡人的話，這是殺人人殺的世界啊！」

「我是在維護和平！」胡立榮吼了出來。

「那是對你而言。和平，是很空泛的兩個字！」彌諾師瞬間邁步，一拳結實地轟入胡立榮腹部，痛得胡立榮五內欲翻，頭腦更是混亂，只因彌諾師那輕描淡寫的反駁。

「好好想想吧。」彌諾師忍著電殛麻痛掄起權杖，邊補完陣圖邊收斂心神聯絡另一頭的斛璃老母。

巴丹釋靈穴，妖物密藏的暗樁，洞室外雖有喧嘩，但斛璃老母信任守陣的晚輩，全心全意在陣圖完成上。

『老狐狸！』心波突至。

「牛脾氣，你那如何？」

『頗熱鬧！雖有阻礙，但不礙事。』

「那麼，就行動了唄。」

『來吧。』

長久的準備與犧牲，所求便是這刻，斛璃老母更加謹慎。

『老狐狸，咱們另一個世界再見了。』

「呵，我可不想再看見你啊。」斛璃老母高舉權杖，與另一頭的彌諾師詠嘆道：「天佑吾族！」權杖插入刻畫著陣圖的地面，濺起分不出是土還是奇能的碎

沫，斛璃老母以巧妙的手法轉動權杖，陣圖便像點火的引擎，邊搖動著地穴邊緩緩輪轉起來。

奇能異光閃耀著斛璃老母欣慰的神情，長久來的犧牲終有成果，邊悼想這一路逝去的族民，邊加重奇能的注入。

「糟，晚了一步！」黃晉魁驚道。

突來人聲亦令斛璃老母吃驚，再注一波奇能後，她拔起權杖轉身走向不速之客；高台上，只見越漸越盛的奇能光氛，只聞那越來越近的腳步聲迴盪，似冰水滴在黃晉魁心頭，莫名生起寒意與懼意。

儘管非常不希望，但那懾人的曼妙身姿已出現在高台水平線上。

斛璃老母傲眼俯視台下凡人：「就算只有雷狼駐守，你能闖進，也真值得讚賞。」

字語威勢如針，針針挑動莫名懼意，黃晉魁強作鎮定：「呵…承蒙不棄。」負在身后的左手盤點剩餘的式神摺紙，右手則將風狸杖握得更緊了。

「你便是真艾那凡人朋友？」

黃晉魁訝異此番質問，隨即想到正緊握著妖物的風狸杖，不禁苦笑，此刻賴以保命的魔導具竟是敵營產物。

「為表達對你的欣賞，本座就讓你不痛苦地死去吧。」

甜豔的笑靨糾結著黃晉魁心臟，但備戰姿態絲毫不敢鬆懈。

陣法剛啓，尚有阻止餘地。阻止釋靈穴，就能救很多生命，包括被困的鎮涼雲。這般想道，黃晉魁朝空無一物的高台揮動風狸杖。

空無一物！只有水平線後漾起奇能異光。

吃驚，狠狠咬噬黃晉魁，側身欲避，只見杖頭襲面。

本能地閉起雙眼，黃晉魁再罵自己愚蠢，正想睜眼做最後掙扎，一道身影出現在閉眼的黑暗中。

父親。持劍的父親衝向妖影幢幢的火海，是父親留給他的最後一個記憶，也是他人生的第一個記憶。

熊熊赤燄、幢幢黑影，快速轉化為各種光彩，不停地將經歷過的人生大事演化一遭，最後，停留在一陣風中。

薰風輕撫闊原，飛絮輕靈地在光豔中交舞著變。

鎮涼雲就站在那，壓著淘氣欲翻的裙角向他揮手，模樣霎是可愛。

「涼…？」

依稀可聞悅耳的呼喚與笑響，點亮了四面風。這景色不曾見過，卻熟悉非常，因為，那在他倆共同的夢中出現過無數次。

是嗎？要我過去啊，也好…我這就過去…等我…

黃晉魁伸出手欲迎向鎮涼雲。

鎮涼雲卻突然被映了個通紅，黃晉魁轉頭看去不禁駭然。

身後天空竟如摺扇般張開一輪血紅漩渦，以摧枯拉朽之勢分解、吸收著這一片美好；黃晉魁慌忙大步邁向鎮涼雲，但鎮涼雲似是受不住血光，又驚又懼的臉龐開始碎裂；正傻眼於突來的變化，一隻手從血渦中突出扯住黃晉魁。

「喝！」似曾相識的老年嗓音。

「是你！蘇詠心。」

蘇詠心。

黃晉魁被妖物驚呼的一個名字震醒，那聲驚呼，帶有很多很多的怨恨。

睜開眼，果然是那琉璃白身形傲立身前，右手橫著那把兇氣騰騰的漆黑長器確實地護住他。

「小子，現在就想到彼岸，太早了。」

貳拾

釋靈穴狂放的能量撼天動地，但，撼動的僅止於巴丹釋靈穴。

彌諾師詫異地瞪著缺了角的陣圖，及打在上方的陣臨彈，怒吼一聲，掄動權杖轉身便要攻向礙事的人。

砰砰砰！快準的連三響。

彌諾師不可置信地瞧著胸口冒煙的小孔，小孔突然又噴出三輪法陣，將彌諾師逼離地面重撞晶柱，權杖亦脫力掉落。

胡立榮勉強站起，但見瑪俐雅踏躍而來，好不容易撐起身，眼見幫手趕至，胡立榮心頭一鬆，身勢突軟。

瑪俐雅攙起他道：「抱歉…來遲了。」

「來得早，不如來得巧啊…」

血掌拍在陣圖的剎那，梵諦岡的 G.O.D、美國的妖物調查局、臺灣的特等檢察署…各國伐妖組織總部內顯示著世界地圖的螢幕上，全閃起了顆不祥的紅色光點。

四周發出隆隆之聲，血色洪流爆射而出，聖神之都乍時瀰漫在奇能呼嘯中，若眾神詠嘆、如蒼天悲泣！

狂風嘶吼，法陣輪轉。

胡立榮和瑪俐雅訝異地望向陣圖。

但見彌諾師在地上拖出長長血痕，正從陣旁吃力地撐起身子；原本缺了角的陣圖，已補上一道血掌印鍊結法陣，運轉起來，帶動大地能量，釋靈穴開啓了！

「凡人…大意了…」彌諾師慘然笑道：「五年前，你們無法阻止我們，現在

還是一樣啊…」

「可惡！」陣臨槍響了數聲，但子彈碰到法陣奔騰的能量只有被彈開或吞噬的份；瑪俐雅盤算著任何可行方案，突聞身旁男子道：

「去找術者來，越多越好。」

瑪俐雅明白胡立榮用意：「那你…？」

「妳總不會認為妖牛會乖乖地讓妳去找幫手吧？」

瑪俐雅瞥了眼彌諾師，那山般壯軀果然已站直，隨時都會調息完功。

「走，這裡由我擋著。」

「但你的身體…」

「呵，我可是野狗般的臺灣男人啊。」胡立榮已擺出備戰姿態。

瑪俐雅一咬牙：「唔…保重!!」奔出洞口，走前還不忘向已邁開步伐的彌諾師開了數槍。

彌諾師剛拍掉子彈，電勁拳風又朝要害直來，迴身一拳，將攻來的胡立榮轟飛至晶壁中，撞出一片煙塵：

「凡人，你的身體也差不多到極限了吧…」已不見瑪俐雅蹤影，彌諾師啞了口，正想掄起權杖穩定釋靈法陣，乍來一聲怒嚎。

「吼！」煙塵中，站起應頹倒的胡立榮，且爆出前所未有的強能奇電，雷光大作。

彌諾師心知這是雷狼血毒反撲，亦是毒患完全爆發前的迴光返照。

胡立榮當然也知道，但他沒有思考該如何撤退抑制毒勢，為五年前深仇，為人類世界和平，他躍向妖物，蹦開一地電閃。

「老狐狸，數十年不見了。」

「蘇詠心，瞧你那龍鍾老態！當年殺親斷尾之仇，今日殺你忌我族民。」

「為妳的罪孽，授首納命來吧！」

死仇相見，份外眼紅，兩者呼嘯一聲，同時搶上，越奔越快，只聽得錚錚交擊不絕於耳，竟是兩者極快奔躍時，尚以手中兵刃攻向對方！漸漸只見兩道流光交纏在洞內四面八方，不見身形，委實快到極點！

偶爾節奏稍慢讓黃晉魁捕捉到身影，竟又從各自踩著的洞壁躍向雙方。

爪影血光剎時瀰漫。

黃晉魁好不容易才自這驚人的光景回神，想起在那不像現實世界該出現的戰鬥後方，奇能正奔流。

法陣！開啓釋靈穴的法陣。

盯著不斷溢出的光氛細想，再瞧兩道流光纏鬥方酣，應是無暇分心，黃晉魁走向法陣。

每跨前一步，越能感受奇能奔溢之強大，只覺腳步越來越重，臉部、胸部都壓擠欲裂；鈕扣繃開，唐裝衣擺隨奇能狂舞，黃晉魁咒罵著伐妖特務這職業，邊結印運能，畫出所知最強封印的起手式。

「作夢！」豐滿的身軀在空中翻轉，杖上狐頭乍吐藍燄；黃晉魁迅速跳開。

「你的對手在這！」蘇詠心曳出好長一道血紅光旋直刺斛璃老母。

斛璃老母杖頭一轉，藍燄直撲蘇詠心：「你中計了！」

金屬炸開般的聲響，半空一團激光爆裂！

蘇詠心在半空一個翻轉，以手拒地彈起，雙腳才落地，卻一個不穩，踉蹌退了幾步，在黃晉魁幫忙下才直起身子。

蘇詠心迅速地點了幾個大穴：「不礙事；老狐狸的傷才重。」

果然，落回法陣前的斛璃老母半跪在地，傷口不斷流洩的奇能就算只用肉眼也看的一清二楚；黃晉魁訝異非常，方才蘇詠心點穴，紊亂氣息瞬間正常，斛璃老母奇能催動下，現在也無事般緩緩站起。

強，強到驚天動地。

但斛璃老母卻未動，任由奇能張狂溢散，似乎在等待什麼。

「最後一招了。」蘇詠心突然道。漆黑長器拄地處突然溢張出血色強能，在空氣中化作一條條字紋。

「小子，就讓你見識…『妖檢的「機密」』吧！」蘇詠心平舉漆黑長器：「要說這是得到和平的力量，我不反對；但若要我來形容，我會說…這把『劍』，是殺戮根源。」

黃晉魁看到空氣中那無數的血紅色字紋不斷地往那柄劍盤旋聚集，沒多久，整把漆黑長器佈滿不規則的幾何紅紋，散發著強烈的殺氣，以及聖氣，黃晉魁這才想到一個名詞。

和平劍。

斛璃老母也感受到分出勝負的殺氣。

蹦！法陣前已無那豔影。

像道光。一切，都發生在一道光後，只在那麼個瞬間，聞得很大一聲衝擊。

黃晉魁看到的下一秒光景，斛璃老母笑著，解脫般的癡笑，慘紅不斷滲出嘴角，殘餘著藍燄的雙爪脫力垂下，笑著。

和平劍刃深貫入斛璃老母胸口，將她穩穩釘在洞壁上，傷口，開始飛散光氣。

「老狐狸，結束了…」

「呵…你也不好過啊…」紅色液體沿著胸部、軀體…在斛璃老母腳下滴成血灘：「哈…蘇…死前免費奉送…好消息，五年前…」

聞得敏感字眼，黃晉魁心神一斂。

「…五年前，將你…弟子送往南投赴死…是你…效忠的賊人政府啊…哈…」什麼?!簡單的疑問同時強烈地刻現在兩名凡人心中。

「信…不信，隨你…」

好狠。黃晉魁暗想，即使並非事實，也會在蘇詠心與臺灣政府間埋下不知何時會爆發的炸彈；更令黃晉魁無法平靜的是斛璃老母所言，竟呼應自己一直拿來開玩笑的胡言亂語。

蘇詠心越見猙獰。

「凡人…真是愚蠢啊…」

「啊！」蘇詠心勁力一吐，斜璃老母身後洞壁突然爬滿蛛網般紅光，殺氣騰騰。

「天…祐吾族！」妖物瞬間綻成滿洞光粒。

高台上，僅剩蘇詠心兀自痛苦地喘氣。還有益發活化的釋靈法陣。

黃晉魁躍上高台，完全不知該做什麼地看著那一人一劍，在蕩起的法陣奇能照映下，白色劍刃上的紅紋看來竟是一片肅殺，而趴跪在劍旁的長者，現在看來，竟顯得老邁。

黃晉魁攙起蘇詠心：「教官，您沒事吧？」

「看到了吧…」既蒼老又虛弱的聲音道：「『和平』，人類陣營汲汲欲取的便是這把殺業深重之劍…他們還沒準備好接受這把劍啊…若讓野心份子得到此劍並引為號召，人類、妖物正式開戰，將造就更大的殺業…」

蘇詠心突然砍出兩道劍芒，法陣上漾起的奇能乍然潰散：「小子，跟著我做！」他雙手持劍持鞘，在奔騰的法陣外劃起奇符異紋。

黃晉魁看出那揮灑迅速的符紋是某種封印用陣圖，領會蘇詠心用意：

以更大的法陣關閉釋靈穴。

只是，大戰後耗能甚鉅的蘇詠心辦得到嗎？

貳壹

「臭小子！」彌諾師側身一個墊步，右腕如鎚重重落下，轟中胡立榮時，勁能與電能衝爆出巨響，隨即又是地板碎裂聲。

看著趴陷在地板凹裂處的敵人，彌諾師堅毅的眼神滿是欣賞與不捨。

如同揚起的煙塵散盡，胡立榮為人類世界而戰的英姿頹然倒下了，這場妖與人的宿怨之戰，由彌諾師得到勝利，但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拜託，別再起來了…」巨拳冒著焦煙，彌諾師氣喘噓噓道；轉身拾起牛頭杖，再度站在即將失控的釋靈穴口：「拚了最後一口氣，我也要…」高舉的牛頭杖插入法陣，嘴角滲出的鮮血隨著狂暴奇能飄飛，但彌諾師笑著。

能量，大舉釋放。

主城上一聲巨響，通天光柱直沖聖神之都外的奇能圓罩，引起毀滅性搖晃，撼動了激戰中的凡人與妖物。

「什麼?！」

「瑪俐雅，通知妳的人撤退！」颯特邊大吼邊與聖神父們運起術法，奇能催動，眾人身上的鬚利雅妮紡絲起了反應；瑪俐雅好不容易才從主城上下來：

「可是，胡…」

「走!!」

眾人未及反應便感強大拉力。如一枝枝飛箭疾射，殘存的伐妖特務藉著鬚利雅妮紡絲的牽引竄出海面落回船上，尚未喘息，便聞颯特喝道：

「走！快離開這片海域！！」

即便不用提醒，待命人員自海底漸強的光芒、不斷浮上的魚屍也知事情不妙，忙發動引擎，以最快的速度駛離聖神之都上方海域。

海水翻滾若沸，光柱唰地衝破海面直入雲霄！

颯特心有餘悸道：「好…好可怕的能量釋放…」

「颯特，胡立榮尚與彌諾師對陣中！」瑪俐雅不顧傷勢，奔至颯特旁。

「什麼?!」颯特心頭一凜：「也許他上了別的船了，如果紡絲沒掉的話…」

「太遲了…」

蘇詠心停止將奇能注入封印時道：「這封印只可暫抑這天殺的釋靈穴；小子，我要你發誓，為保護人類世界，明兒個算起第五百天，即使得挾持空軍一號，也要領著你所能召集的術者飛來這再佈大陣…」

「那您呢？」

「若我能活到那天…」

黃晉魁這才發現，蘇詠心的白色武褂被抓破腰間，且不斷有紫藍色燄絮從破洞飄出。

「教官！」

蘇詠心疾點數個要穴，傷口雖不再沸騰，但從他額間冷汗看來，仍不好受。

「殺業深重如我，這般因果…早有預料；」老人指向穴壁一圈小洞，恰可見遠處染上異色的天與海：「看。」

「那是?!」黃晉魁失聲叫道。

海平線上光華大作，猛然爆出光柱串起海天一線。

「白虹。九一八事變也出現過。」蘇詠心以虛老的嗓音回道。

白虹異象，代表不吉利的事、戰爭，黃晉魁隱約猜到蘇門達臘戰役的結果，心口狠狠地揪了下。

「你尚有同伴在那吧？」蘇詠心遞出一紙黃符；黃晉魁看了符文，了然於胸。

「這場災難才開始，糾合能動的同伴，救多少人，便是多少。」言畢，蘇詠心按著傷口，負劍走向洞外。

黃晉魁開口想再說些什麼，老者的背影只是擺擺手，就這麼消失在搖動的地道盡頭；黃晉魁突然覺得一直以強硬姿態現身在凡人與妖物戰爭的蘇詠心，相較於大自然反撲的能量釋放、爭戰後的無形黑手，那背影竟如此渺小。

一股無力感，乍然襲胸。

晃動！且是山雨欲來之勢的劇晃。

黃晉魁自感嘆中驚醒，乍覺多事未了，遂邊尋了個最近的出口奔去，邊捏指燒掉蘇詠心給的天足符，人便輕飄飄地離開地面；沒時間了。黃晉魁調能養元，風一般匆忙飛往蘇門達臘。

匆忙，令他忘了件很重要的事。

貳貳

飛沙走石，叟兒卻邊閃躲邊尋往城頂，終於在穿出主塔時，在塔邊平台上見到他，及奇能爆旋的釋靈法陣。

「長老！」

「小鬼！妳怎會在這兒？」彌諾師得專注於隨時會失控的法陣：「快走…城快塌了…」

「不…」

旋風乍起驟逝，是奇真艾：「爲了疏散大夥兒，仍是遲了！」說著，雙掌運起奇能就要走向法陣。

「別過來！」彌諾師吼道：「你這晚輩到最後仍不討我喜，自己來送死就算了，爲什麼連小鬼也帶來？」

「她想親眼目睹戰爭的可怕。」

彌諾師不語。

「…長老，這便是你要的結果？」奇真艾問道。

「釋放大地能量，造出個適合我族生存的未來，這是必然。」仍張著手的背影在光華激盪閃耀下，堅定地宛若如聖山。

「生存？」奇真艾的笑容不帶任何感情：「那麼倒在斷垣殘壁中的身體是什麼？您身上沾滿的又是什麼？難道不是一條條生命嗎？」

質問，不久前彌諾師方詢問過倒在自己腳邊的凡人。

「未來，將墊基在吾等枯骨之上！你一定要告訴小鬼們戰爭的必要…」語氣中充滿著對一切犧牲的不悔與堅定；奇真艾想反駁，又聞牠續道：

「及戰爭的醜惡。」語末二字，有著前所未有的痛心。

「這場戰爭已經死了太多同胞，正因如此，不能再犧牲任何一名；犧牲，希望就到我這一代。」

堅決的回答，堅決地無法撼動，奇真艾硬是嚥下反駁，頷首道：「知道了。」

不知是否錯覺，彌諾師彷彿笑了聲：「奇真艾。」這還是牠第一次呼喚這名字：「你會超越蒼生。」

字字敲打著奇真艾，他知道這是耶穌臨刑前對猶大說的話，也知道下一句：因爲你將犧牲我的肉身。

這時調侃異教，並不好笑啊…奇真艾很想這麼吼回去，但知曉告別時機將近，也只能生硬地點點頭。

「小鬼，妳們要好好活下去…活在我們爲妳們開創的時代…」

轟啞巨響，陣旁高塔受不了暴走奇能，往奇真艾們所立之處應聲倒塌。

「走！」奇真艾暗叫不妙，捲起旋風帶走叟兒及昏迷的胡立榮。

崩解之勢迅速漫延，奇能巨罩中不斷瓦解的城市，是奇真艾回首看到的最後景象，在那碎瓦崩石的慘況中，他看到彌諾師最後的身影還帶著欣慰的微笑。

前所未有的痛心突然侵襲奇真艾，他只能咬著牙，全力地脫出這片海域。

「這樣…也許能給這些後輩一個更適合生存的未來…」巨石轟塌，煙塵就這樣掩沒了這位受妖物各派系敬重的長者。

藉天足符之能，黃晉魁全速飛往白虹方向，赫見光柱前的數艘快艇，滿載傷痕累累的伐妖特務。包括昏迷不醒的胡立榮。

「阿榮?!」

空中負責警戒的特務尚驚訝於方才如風驟現帶來胡立榮、又如風驟逝的妖物，不及反應，黃晉魁已竄上船，二話不說凝起奇能貫入胡立榮體內。

一旁的醫療小組只是無聲地搖搖頭，胡立榮緩睜虛弱雙眼看到眼前摯友，道：「你…果然還是來了…」

「撐著點，你不是有狼人體質嗎？」驚訝好友狀況，黃晉魁加重奇能運轉，試圖復原胡立榮的傷勢，但再如何催動能量，細胞活化的速度硬是追不上汨汨流出的生命。

「鬼牌…別試了…」

「別說話，撐著點，醫院馬上到。」

「別試…聽我講…」

「不要…」

「別試了！聽我講！」胡立榮突然大喝，滿是鮮血的手捉住黃晉魁。

黃晉魁被這突來的舉動嚇到，一時間竟不知如何是好。

「答應我…找出五年前集集…真相，還弟兄們…明白…」鮮血自胡立榮嘴裡湧出，幾次堵斷了他的話。

黃晉魁知道最害怕的事情發生，再次強烈感覺到無力。

「…嗯。」

胡立榮陡然睜大雙眼，鮮血爆口，噴在黃晉魁身上。

「兄弟，振作點！」懷裡的胡立榮越來越冷，黃晉魁著急喚道。

「我好恨…好恨…」胡立榮緊抓著黃晉魁的手，將指甲掐進黃晉魁的肉中，口中荷、荷作聲，吐出的卻只有血，沒有一字清楚；渙離的意識，消失的氣息，是神采不再，是生命不再，胡立榮一陣抽蓄，便不動了。

好恨。是胡立榮遺留在空氣中最後的聲音。

也是黃晉魁現在最強烈的感受。

海波增強，冰冷的浪潮聲一波波衝擊著黃晉魁即將崩潰的心。

「啊…！」嘶嚎響徹天地，黃晉魁掏出狼心拋入海中，浪濤正挾著能量釋放快速捲往陸地，越來越急。

隱約可聞岸邊居民驚慌的呼救聲。

伐妖特務們好恨，恨自己縱使身懷絕技仍無法阻止悲劇發生，緊握的拳頭無

處發洩，滿腔的無力與悲憤，只有化作不斷被大浪吞沒的淚水，只能空看著快速捲動的流雲悲嘆。

雲?!

「糟！」黃晉魁如夢初醒，快速翻上一匹馬：「馬借我！」就要飛走。

韁繩卻被眼明手快的颯特拉住：「冷…靜，怎麼了？」

「涼涼！涼涼還在巴丹釋靈穴等我！」

「巴丹釋靈穴！」瑪俐雅及所有伐妖特務腦中均閃過這聲驚疑。

「對！妖物同時開啓兩道釋靈穴，沒時間解釋了，馬借我！」

「我跟你去。」颯特說著已亦翻身上馬，兩人正要拔地飛去，瑪俐雅走近問道：「聽你們的對話，要去救人吧。」

「嗯…」黃晉魁隱瞞了部分事實。要救的是那天自妳們手上搶來的雪女。

「了解，伐妖調查官聽令，A 小隊隨我來，其他人由副隊長率領協助百姓避難。」

「瑪俐雅…」颯特和黃晉魁都感到吃驚。

「理念雖然不合，但救人的心都是一樣的吧。」

黃晉魁聞聲看去，開口的是不知何時湊近的東南亞對妖特委們，身後則是分配著隊伍的檢察官、調查官、聖神父等特務們。

「你們…」

「事不宜遲，走吧。」

貳參

靈馬、鐵鳥飛馳，黃晉魁一行人馬不停蹄趕至巴丹附近，沿途所見，盡是黎民百姓慌忙逃難，颯特低聲輕嘆，冷漠如瑪俐雅亦不禁神情淒惻。

「涼涼!!涼…」黃晉魁慌張環視，但腳下除了滾滾浪濤，幾乎不見任何景物，包括鎮涼雲被困的石洞。

颯特觀望著洪水，突覺身後奇能竄走，轉身看去，黃晉魁聚起奇能覆身，縱身就往下跳。

「靠！」颯特一掄牧杖勾住黃晉魁，將他扯吊在半空中。

「你幹啥?！」

「我才問你做什麼咧？」

兩人的爭吵引起眾人注意。

「你現在跳下去只是白白喪命，別忘了你跟榮的約定。」

「我不會再讓任何人死在我面前！」

「這…」颯特震懾於黃晉魁那堅毅的眼神：「讓我助你一臂之力吧。」

「奧陶努茲神父，這下方有微量的奇能波動。」一名聖神父喊道。

「嗯。」約翰看著測能儀的顯示道：「不遠處的強烈波動應該就是黃檢察官

說的釋靈穴 B；而這兒下方的確有很微量的奇能變化。」

「那還等什麼。」颯特策馬過去，示意聖神父們動手，瑪俐雅也召集了調查官。

「射！」一聲令下，手鎗與聖弩同時朝奇能變化的洪水區域射擊，激起撲撲數道水花，子彈與聖箭貫至土地的瞬間，紛紛張起法陣，奇能流轉竟匯成一道力牆阻卻兇騰洪水，露出一片堆疊著亂石小山的泥濘土地。

黃晉魁躍下馬，不顧在泥濘中跌了幾次，奔至石山前：「對！是這兒，有我用風狸杖留下的痕跡！想不到竟露出地穴…」著急馬上取代感嘆，黃晉魁忙搬挖一顆顆巨石。

伐妖特務們見狀躍下座騎。

「就是這堆石頭嗎？」颯特似乎已有主意，指示部分聖神父們以杖代筆在巨石旁畫起陣圖，武者類型的聖神父們則褪下礙事的裝備，不停地催動體內奇能。

瑪俐雅看出聖神父們用意，下令調查官們更換蘊含更強奇能的子彈，準備在時機來臨時給予一臂之力；眼前不分國籍，眾人努力以赴就為了救一條性命，黃晉魁看在眼裡，有說不出的激動。

涼雲，妳一定要等我。

陣圖完成，包括黃晉魁在內的術者們雙掌平貼陣圍，準備啟動陣法。

「各位，準備好了嗎？」

分立巨石四遭的眾人以眼神示意，黃晉魁大喝一聲：「啓陣！」令一下，源源不絕的奇能注入陣圖，開始奔騰起狂放異光！

法陣活化，奇能不停輪轉，陣中的石礫慢慢地開始懸浮；調查官們見機朝巨石旁開了數鎗，奇能猛然增強，擋住洞口的巨石亦搖動起來。

「就是現在！」法陣運轉達臨界點，巨石在法陣作用下大幅減輕重量，颯特等一干術者們齊力，把握機會一舉推開巨石。

「涼雲!!」黃晉魁衝向石洞，卻駭異於眼前情狀。

民國 93 年 12 月 26 日，由於凡人陣營的失誤，雖格殺數名高階妖物，但攸關凡人存亡的釋靈穴亦被開啓，釋放的能量比起五年前被開啓的集集釋靈穴有過之而無不及，引發的環境變化與死傷，堪稱凡人與妖物近年爭戰中最嚴重的一次。

濤天巨浪席捲印度洋和安達曼海，造成廿萬五千餘名凡人死亡，家園、農田、漁船毀於一旦。

遠在亞熱帶的臺灣北部，日後證實為釋靈穴之一的陽明山，也因感受到蘇門達臘釋靈穴的強能波動，在五天後飄起片片飛雪。

集結各國伐妖組織力量的「聖臨行動」可說是失敗收場。

「涼雲!!」一天內，黃晉魁二度嘶喊著重要的名字。

彷彿是嘲諷他的無能，浪濤，無情地往岸上攀爬…

就這樣，帶著懊悔、憤怒、恨意…等各種情緒，時間來到民國 94 年。

貳肆

「太過份了！」令人聯想到獅子的怒吼聲驚飛石砌廣場上憩鳥。

顯示著海嘯災難的立體影像彷彿海市蜃樓自議事廳上方圓頂投射在中央的巨型圓桌上，圓桌四周仍是那幾位身穿異色聖袍、臉戴象徵各自身份面具的人們，屏幕上顯示的仍是臺灣代表群，但氣氛卻有些改變。

跨國會議進行一個多小時，只聞「獅吼」持續咆嘯：「我們掩兵息鼓，竟讓妖物們以為我們姑息養奸，再放任下去，妖物勢力會更猖獗！這些年整兵經武，本國伐妖戰力早已備齊，派駐各國的伐妖特務亦已補員完成，說什麼戰力未齊，全是膽小鬼的藉口!!」怒目瞪了場中某人。

「獅眼」怒喝：「『獅吼』，你在指誰？」

「獅爪」連忙打圓場：「冷靜點，還有客人在場呢。」

「獅吼」看了屏幕上久久不語的人們，道：「臺灣不打是你家的事，G.O.D 早已蓄勢待發。」言畢，便逕自離開議事廳。

「獅心」亦起身行了個禮，跟著「獅吼」離開。

尷尬的氣氛凝在空氣中好一會兒，「獅眼」才道：「抱歉，總統先生，讓您看笑話了。」

『不，是我國憂柔寡斷，讓貴國難爲了。』

「要不是陛下養病中，哪容得下那老匹夫放肆」。

「獅心」微嗔：「『獅爪』，注意口業。」就像姐姐教訓弟弟般，不帶怒意。

『那麼今天就到這兒吧。代我向教皇問好，請他爲世界和平保重身子。』

「獅心」真切地點了頭。

細雨橫飛四月天，雖是人間爛漫，卻帶著哀愁。

教皇若望保祿二世未及看到和平降臨，民國 94 年 4 月 2 日，病逝梵蒂岡；同月，主戰派掌權，於選出新任教宗後，頒佈了某道詔令。

局勢，再度走向最壞的發展。

光芒透過窗簾將房裡染上昏濁的草綠色，空氣中浮著沉默的灰塵，黃晉魁的手若莽原上匍匐前進的小獸在被褥上探索前進著，好不容易才在衣物堆成的小丘中找到鬧鐘。

『2005/4/19 PM13:32』

春天了啊。黃晉魁想道。

喪禮後，黃晉魁又請了很長一段假，將自己鎖在屋內，只偶爾在冰箱沒食物時才下樓到超商買個兩袋；但，連下樓買東西這般短暫的時間都令他難受，外頭

的空氣、映在眼睛裡的東西、街道上的喧囂…總像叨叨敘語的鬼怪，將他拉回那破碎一地的南亞回憶中，而那曾重視的人、曾與他一同呼吸空氣的人也就得在他面前再死上一次。

每次買回東西，他就得馬上衝進浴室乾嘔一番，然後無力地鑽回被窩，就這樣，冬天過去了，但嚴寒依舊。

黃晉魁拉上被子打算繼續睡時，屋門咚咚地被激烈敲著，並隱約可以聽到微弱叫喊聲鑽過自己佈在門窗的層層結界。

「黃·晉·魁！」女聲叫喊，越來越大：「你想龜在家裡一輩子嗎？你朋友最後的願望就不管了嗎？」

同層住戶紛探出門縫看情況，但馬上又被那冰霜般眼神嚇縮回去。

鎮涼雲持續叫囂：「那你打算拿我如何？設下結界是想躲我嗎？」依舊沒回應，鎮涼雲怒而振袖：「可～惡！今天不讓我進去，我就拆了你這門！」

正要噴出風雪，房門忽然打開，一隻手將鎮涼雲拉進房裡。

「你…」

鎮涼雲正想發難，適應了屋內昏暗的眼睛，卻見黃晉魁如斷線傀儡毫無生氣地攤坐在玄關，那的確是他。

石洞被淹沒時，鎮涼雲凝水成冰，保住性命，待再睜眼時，只見他正抱著自己哭。

應該是哭，因為沒有眼淚。

因為須要極寒之地養傷，回臺灣後就一直沒見面，來找過黃晉魁幾次，卻總被一次比一次重的結界擋在門外。

今日，總算見到了。

呆望那憔悴容貌，鎮涼雲思及奇真艾對她所述，南亞一戰的結局，對黃晉魁而言，真是苦了他了，思及此，鎮涼雲鼻頭突然一酸，遂滾出了淚珠。

「我都沒掉淚，妳眼淚在掉啥勁？」黃晉魁乾冷的笑意中，有著很深的悲傷。

鎮涼雲吼了出來：「因為你都不哭啊！」長久以來，黃晉魁總是笑著，她知道，他是個用笑容來掩飾一切、壓抑所有的人。

「你不哭啊…所以…我幫你哭！」一顆顆冰淚滾動在地板。

「哭是懦弱的表現，所以…」

「懦弱有什麼不好！」鎮涼雲更大聲了：「該哭的時候就哭…哭過了，再來想該怎麼辦就好了啊！」

黃晉魁的倔強，硬是讓哽咽打斷了話語：「我…不哭…」

鎮涼雲忽然起身環抱住黃晉魁，令他感到錯愕，突來的接觸令他翻騰欲吐，黃晉魁掙扎欲離，鎮涼雲卻牢牢地圈住了他。

一股暖意竄流進黃晉魁體內，漸漸平息了嘔吐感，他不再掙扎，靜了下來，他覺得好累，提不起任何勁，就連臉上笑意，都覺得好重好重；瑟縮著身子，黃晉魁連抬頭的氣力都沒有，就這麼埋在兩膝間，就這麼依在鎮涼雲柔軟的懷中。

雖然伐妖特務原本就不是正常的工作，但這些日子發生的事實在太多太快，

快得他反應不來，不斷衝擊大腦，黃晉魁用力甩頭，想甩開這些煩人的事，但，就好像濃到化不開的雲霧籠罩，甩之不去。

原來，這種甩也甩不掉的難過就是沉重。黃晉魁著急，急出淚來。

「啊…啊……」竟號啕大哭起來。

鎮涼雲第一次見黃晉魁如此，一時間亦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得將他摟得更緊：

「乖，沒事了，乖。」

鎮涼雲醒來時，身旁已不見了黃晉魁，腦中閃過這傢伙不知會做出什麼事，急忙翻身下床。

「哇！」腳才觸地，鎮涼雲就被無聲息站在落地窗邊的黃晉魁嚇了一跳，白皙的胸脯激烈起伏著，道：「你站在那幹麼！」

「醒啦？」黃晉魁已換上一身整齊的黑色唐裝：「很多事，」說著，朝窗外藍空輕拋出紙鶴：「是該做個結束的時候了。」

轉過身來，眼神依舊哀戚，卻多了作下決定的堅韌。

貳伍

天氣，說變就變。

是個細雨迷離的夜晚，將蓮池潭附近染成一片陰暗，模糊了分立龍虎巨像上的兩道身影，如墨滴渲染。

電光乍然打亮兩道身影，各有心思，表情卻同樣掙紮。

黃晉魁。

「我再問一次，你講不講。」手中待發的式神已經濕爛，如同黃晉魁的心情般亂七八糟。爲什麼會打起來呢？黃晉魁啐了一口。

奇真艾。

「我說了，那只是主戰派恣意行事！」黃晉魁從未有的堅定態度，動搖著奇真艾，他了解黃晉魁揹負著很重的托付，下了很大的決心，才會以紙鶴約他出來；但，奇真艾亦有自己的考量。

「原來你不要我去南亞，是因你們早有埋伏！我也是伐妖特務啊，來啊，把我殺了啊！」爲什麼會說出這種話？黃晉魁自己也不知道。

奇真艾不語，眼波流轉中似有諸多考量及委屈。鬼牌，很多事不是不講，而是不知道比較好。奇真艾很想這麼說，就是開不了口，這般窘境，以妖物之姿結交凡人早該預料，思及此，奇真艾不願再戰，腳聚旋風，扶搖而去。

「別跑！」黃晉魁亦沒料到這種警匪間的三流戲碼會上演在他們之間。爲什麼不能講？雖這麼想，但已掏出風狸杖追了上去。

池中的玄天上帝巨像雙瞳閃耀瞬間的雷光，漠然地看著這對好友的對決。

論速度，黃晉魁絕對追不上奇真艾，奇真艾卻乍感風力驟失，身子直墮湖面，

瞥見黃晉魁所捏法指，恍然大悟，好不容易在湖面上站穩，道：「你竟用術法燒去我的旋風？」卻見黃晉魁呆立在湖面上，若深思著什麼事。

黃晉魁呆看著湖上一圈圈被漣漪打亂的景致，如真似幻，的確在深思。

『怨恨嗎？憤怒嗎？』孔凡兒突然出現在漣漪中，一貫苛責的平冷語氣。

「住口…」

那是在胡立榮的喪禮上，孔凡兒的訊斥：『你就是失了伐妖特務最重要的本質，失去伐妖特務該有的冷靜，忘了自己終究是人類，才會讓自己落得如此…』

「住口…」雖是回想，但孔凡兒尖銳的每個字，都令黃晉魁更激動地顫抖著握著風狸杖的手。

奇真艾注意拿著風狸杖的手微動，喝道：「拿我的東西對付我，可笑！」鼓起奇能，激得湖面綻開一輪輪浪圈，便如疾風上下左右奔竄在雨勢中，瞬間來到黃晉魁身後。

『黃晉魁，胡立榮等人因你的天真而亡，你也該有所體悟了。』

黃晉魁吼破孔凡兒幻影：「你給我住口啊！」

奇真艾見他情緒激動，亦斥道：「都說了…那只是好戰份子的主意，你也稍微聽我說話啊…」右掌翻化出風華扇，揮扇便打。

黃晉魁被逼面的風壓拉回現實，忙聚能杖上抵擋扇擊。

交擊一瞬，激出龐大風壓，雙雙承受不住，紛紛被衝開！

「哇！」若水瓢之勢，奇真艾在湖面上幾個跌撞，勉強站住了身，卻驚覺立足處發出莫名吸力。

腳下頓開法陣！奇真艾細看，竟是無數游魚推擠排列成鎖妖陣；鼓足勁欲逃離，但力道盡被法陣輪轉吸收。

「啊!!」強烈的奇能竄體，強如奇真艾也不住叫出聲來，瞥及黃晉魁，勉強站在湖面上的他竟以風狸杖操控游魚。厲害。奇真艾不禁佩服這人的創意。

雷光一瞬，不遠處的玄天上帝神塑上，人影瞬動。

紅光。

黃晉魁驚覺氣息逼近時，熟悉的血芒已竄過身邊，在雨幕中留下穿梭而過的人形。

「教官?!」

蘇詠心挾帶強烈奇能硬闖入陣，鎖妖陣禁不起奇能激盪，砰然碎裂，游魚像花開般彈出水面，在湖上拍打出好大一圈水花。

奇真艾只見模糊人影衝來，天靈就被怒爪緊緊掐住，尚未完全清醒，透過指間看清了眼前殺神：「呵…斬妖人也來了，我真是『奇』貨可居…」若非霪雨霏霏，恐怕他人能很清楚地看到他額上不斷落下的冷汗。

「妖孽，少廢話。我只問一件事，集集戰役，真是人類政府和妖物密謀？」

奇真艾感到天靈上的怒爪全無殺意，反有股力量在導正自己體內紊亂的奇能，再瞥一旁好友，指捏法印，似是隨時會衝過來救他。

心念一轉，奇真艾嘆出深埋已久的答案：「是。」

簡單一字，像天邊落雷，同時撼動了蘇詠心和黃晉魁。

奇真艾一吐為快：「目的，就是要逼出『和平』。」

「你既無心殺戮，何不阻止？」

「阻止，好讓凡人傷我族民？」奇真艾笑道：「我到底還是妖精啊。」

他在說謊。黃晉魁從奇真艾的眼神中看到了這樣的訊息，也看到了濕潤眼波中，有著每次阻止行動都不被族民們諒解的委屈。

蘇詠心聞言怒斥：「妖孽！」怒爪驟升殺意，拋起奇真艾，和平劍騰騰殺氣就要揮去。

奇真艾突覺奇能紊亂，身勢飄搖在風雨中，眼見凜冽紅芒就要逼命，卻不尋掙扎，反倒尋得解脫地放鬆身子。

「劍下留情！教官！」

奇真艾在半空中教人接住，落回湖面時又順勢將他擋護在後。

是黃晉魁。

劍勢改道，血芒橫掃，直刻入池旁孔廟山牆，蘇詠心怒眉高舉，逼視黃晉魁：「你身為伐妖特務，想袒護妖物嗎？」

「這事錯不在他，妖物中…亦有愛好和平者。」

蘇詠心欲言又止，半晌，方撂下一句：「好自爲之吧。」人，在湖面上幾個起落，消失在夜雨中。

看著遠去的身影，黃晉魁所想盡是自己做的每件事究竟是對還是錯。

「謝謝…你剛救了我。」感謝，喚醒黃晉魁。

「哼，我只是不希望世上少了個愛好和平…的妖物；但，若這些攻擊行動和你有關，我發誓會親自取你性命。」說罷，一蹬湖面逕自往龍虎雙塔而去。

又是聲輕笑，輕到笑聲完全融入雨勢，這麼多年，這人依舊那般彆扭，奇真艾暗想，聚出旋風，也飄往雙塔。

一人一妖翩然飛落兩座巨大龍虎頭上，奇真艾看著黃晉魁仰頭享受般地沐浴細雨，順了口氣道：「集集戰役，你目前所知都是真的。」

雖早有預料，但黃晉魁仍止不住內心的震撼。

雨勢，似乎更大了。

良久，黃晉魁若明瞭一切般，向奇真艾投射了澄澈的眼神：「我有預感，局勢會朝最壞的方向發展。」

奇真艾卻覺得那澄澈眼波中漾著哀傷：「若你我兩族開戰…你和涼雲怎辦？」

「不知道。」黃晉魁搖搖頭：「你爲的是妖物更好的生存環境，我則站在捍衛人類世界的前線…這般的衝突，早該注定好了；就什麼都不做，暫時跟著命運洪流走吧。」他嘆了好長一口氣，像是維持了千年。

「真的要變天了嗎？」

沒有聲音搭腔，奇真艾的疑問像沉入湖水中沒有回應。

「集集戰役，我會給你個完整的交代。」奇真艾像是卸下一句很重的話般，臉上露出了久未見的柔和，說罷，便跳下虎頭，消失在雨中。

良久，才聽到黃晉魁道：

「早就變天了。」

雨下著，匯流成一波無法抵擋的洪流，即將襲捲凡人與妖物。

颯特不可置信地叫道：「大人，您到底在說什麼？」

教廷駐臺大使館例行彌撒結束後，隸屬 G.O.D 的聖神父們被留下來與新派任的長官見面。

若望保祿二世駕崩，禧思汀大教堂在殯葬彌撒後十天選出新任教宗，宣佈一星期後即位，並趁勢對派駐各國的官員做人事調動，其中調動最大的，便是伐妖事務的相關人員。

聖神父們面前的上司，即是帶來選出新任教宗的消息，也帶來道教廷發出的詔令。

聖堂斬業令。

也難怪颯特如此大反應，聖堂斬業令，教廷對妖物的討伐令，事關重大，代表的是人類對妖物的正面開戰。

颯特再叫道：「這絕對是鷹派的主意吧！」

長官喝道：「住口！」

「若望保祿陛下還在世的話，絕對不會想看到這種情況！」

「聽好！奧陶努滋神父，你們是為教廷而戰，為人類而戰，並非為了已駕崩的若望保祿陛下。」

颯特恨恨不語，只能空望彩窗上滑下的水痕。

「鬼牌…你最擔心的事似乎發生了…」

奇真艾寄來一疊文件及一台 Mp3，文件上手寫著一行他的字跡，隨字讀去，字跡竟如蒸發般緩緩消失：

「這是我族目前正在調查的釋靈穴疑點，希望對你要阻止戰爭有用；另外，Mp3 裡是你想知道的事。」

黃晉魁隨意翻閱著文件，並插上耳機。

誰知 Mp3 的內容，是段對話的錄音，寒冷地教他無法動彈。簡直就像乾冰的煙從耳機裡流出來，在滿地煙霧中，每道聲音的來源、人物、地點都清晰且銳利的浮現出來。

黃晉魁彷彿就在那間四壁滿是硬皮書的書房一樣，愣愣地望著眼前一切。

終

黃晉魁衝入特等檢察署時，嚇了一樓忙碌的檢察官們一跳。

「隊長，您不是請假？」

「鬼牌，你回來的正好，快來幫…」

署裡似乎發生什麼事，忙得一團亂，黃晉魁更亂，千頭萬緒盤旋於腦，紛擾不休…他直奔二樓，長階將盡時，三步併作兩步拔地躍起，右掌聚出法陣擊在厚門上。

大門瞬時奇能盪漾，彷彿可聽到那麼聲破碎，怦然往兩旁大開，孔凡兒被突然闖入的黃晉魁嚇了跳，吃驚地看著氣喘噓噓的黃晉魁：「門上有結界…怎麼可能？」

黃晉魁不屑道：「雕蟲小技，我還不放在眼裡。」本有千言萬語欲道，但見到眼前兩人，兩人在錄音中的所做所為又浮現出來…

「『感謝您告知這個消息，』是個洋腔洋調的男人：『我們一定會派人注意的。』

『哈哈…』不似人類的尖銳笑聲：『還望您能好好體會我的「用心」啊，許顧問。』

果然，那裝模作樣的洋腔洋調是總統府國策顧問，許挺緯。

而這尖銳的嗓音，黃晉魁亦有印象，曾與牠在愛河畔交過手，是妖物。

妖物竟與總統府高官有所勾結？而且，從對話聲的反射及振動聽來，彈話的地點應該是間四周滿是書本的房間，怕就還是總統府的哪間書房。

『那我就告退了…』

接著是陣開窗聲，下頭就沒妖物的聲音了。

良久，方聞另一男人道：『許顧問，我們真要相信那廝所言？』

是孔凡兒。

『這妖提供的資料太詳細，只怕是真。』

翻動文件的聲音。『會不會有埋伏？』

『有埋伏也沒關係。』這句語之冰冷，凍地黃晉魁倒抽一口涼氣。

『您的意思是…』

『妖物既已傳來訊息，說它是善意也好、是挑戰書也罷，我們都得派人前往；有埋伏也成、沒埋伏也可，沒埋伏的話，憑特檢署人才濟濟，還怕阻止不了妖物嗎？』

『那…有埋伏呢？』

許挺緯笑了聲：『那就更好啦…蘇詠心之事，煩得我們夠久了吧？若是他的一千弟子中了妖物埋伏，你說他會不會坐視不管呢？等他出面，我們便可尋線找回那樣東西，到時，我看還有誰敢打我國伐妖龍頭寶座的主意！』

『您是說…和平劍。』孔凡兒附和著許挺緯，笑得開心。

那笑聲，卻令黃晉魁頭皮發麻。」

「黃晉魁，你難道不知擅闖我的辦公室是以下犯上嗎的違規行為嗎？」孔凡兒厲聲喚醒黃晉魁。

黃晉魁眼前尚是那賊笑的殘影，並疊之在面前的孔凡兒臉上：「那…五年前，你們下令要同僚去南投送死，就是正·當·行·爲·嗎？」

這質問明顯正中孔凡兒心槽，臉上閃過瞬間驚訝，隨即又恢復一貫的撲克臉。

「就只爲了一把劍！你們竟能犧牲那麼多人?!」

孔凡兒仰頭沉默，有如硬飲下多少委屈般，良久方道：「我們須要和平劍來號召率領人類的伐妖力量，這點犧牲是必要的。」

「說來說去，你們爲得還不是鞏固自己的權力！我們難道不能思考和妖物和平共存的方法嗎？殺人人殺，如此是我們所奉行的正義嗎？」

「這一切爲的是全人類的尊嚴。」

「去你的尊嚴！你們犧牲的是人命、人命啊！」

「南亞一戰沒有令你學乖嘛！再讓妖物勢力坐大，失去的將是全體人類的尊嚴、失去的將是更多的人命！你懂不懂？」

「唔…」黃晉魁一時語塞，滿腔怒氣只能透過咬牙切齒發洩，突然一計怒拍：「這到底算什麼?!」公文桌竟往兩旁裂開，桌上的文件堆全飛散在半空。

孔凡兒似要說啥，卻欲言又止。

黃晉魁怒哼一聲，甩門就出，門外圍滿好奇巨響的檢察官；孔凡兒攤坐在椅上，抬頭便見稍早前，蘇詠心留下的那道劍痕，還有他臨去前那句話，尚在孔凡兒腦中迴盪：

「急著和妖物開戰，還奢望和平降臨嗎？」

終

黃晉魁走上天台時，奇真艾早在那俯瞰 85 層樓下的夜景，他開口，大概想問黃晉魁對真相的感覺，但嘴巴就這麼半張著沒說出話，反倒是黃晉魁先出聲：

「教廷決定和你們正式開戰了。」

充分理解每字代表的意義後，奇真艾才不置可否地回了聲：「喔？」

「上頭不想和你們起衝突，但…」

「但？」

「梵諦岡是我國在歐洲的唯一邦交，若其態度堅決，只怕…」

半晌，奇真艾點點頭：「我懂。」

兩雙目光，一起盯著夜景發呆。

黃晉魁捉過奇真艾正抽著的涼煙，煙屁股朝地插入水泥板，並雙掌合十，對著 85 樓下的高雄市夜景；奇真艾吐出半口殘煙，笑道：

「你在祭拜這長久爭戰下犧牲的妖精及人類英靈嗎？」

黃晉魁專心致志地默禱著，神情彷彿即將和什麼訣別，良久才放下合掌：

「不，我在祭拜，即將逝去的和平。」起身拍拍褲子，黃晉魁丟下句：「涼雲還在等我看電影呢。」便又打開鐵門下樓去了。

春天醒了，凡人與妖物的善念卻沉睡了。

奇真艾瞥了眼插在那「祭拜」的香菸，亦將手中不知何時又點上的新菸彈向腳底這片和平、繁榮；猝狹笑了聲，奇真艾掏出長笛吹奏起來，夜色中，竟飄來一扇巨葉，奇真艾縱身一躍，便乘著巨葉，沿著愛河飛逝而去。

風中，彷彿還可以聽到那幽長的笛嘶。